

# 閱 微草堂

## 筆記選粹

淺譯

紀曉嵐 著  
張朝傑 譯

【2011年新校訂排版】高雄淨宗學會出版組





## 序——以實心勵實行，以實學求實用

千禧年的冬季，後學接受高雄淨宗學會的委託，擔任清朝紀曉嵐先生的翻譯，語譯先生的大作閱微草堂筆記選粹。當初應允的動機十分簡單，只衝著對紀先生精彩人生的好奇。至今想起，頗為當時的不自量力，發汗。數月過去，書，即將出版，學會要後學為這本書作序，也好藉此機會，將這幾個月來與紀先生的神交，做一番分享。

紀昀字曉嵐，生於清雍正二年（西元一七二四年），故於清嘉慶十年（西元一八〇五年）。紀先生的生涯正好橫跨在清朝由極盛往衰敗邁步的時代裡。由於紀先生富有傳奇的成長背景，加上在其仕宦的過程裡，伴隨最久的皇帝，是那位好附風雅的乾隆，這也為紀先生的經歷，憑添不少的逸事與韻事。擱下這些不談，單從他領銜四庫全書的編輯，親撰四庫全書總目一事，就要人欽佩不已了。近年來，兩岸三地正好颳起一陣紀曉嵐熱，坊間出版許多有關紀曉嵐先生的書籍，

甚至將其搬上螢幕；只是在留心後發現，若單以接觸這些書籍或演出，很容易就會將紀先生界定成「譚諧急智的滑稽老頭」，而這樣的印象，與事實差距甚大。其實，只要深究不難看出，在紀先生的行事風格裡，有許多的言行都是師出有名的。他經常會帶出對當代社會現象的隱憂，甚至就直接點出許多真實的社會落差。而能將如此嚴肅的動機，透過幽默的口吻展現出來，先生的急智與諷諧，總是存在著一股悲天憫人的味道。

談到閱微草堂筆記；相較四庫全書總目，閱微草堂筆記是有些微寒。然而，文學的價值，取決內涵，而非數量。四庫全書總目好比是文壇中的滿漢全席，而閱微草堂筆記則是粗茶淡飯一桌，從外相上而言是有著相當的差異，但論及滋養色身的功效，那可真是各有千秋了！

關於閱微草堂筆記的內涵，各位不妨從本書做一個入門，親身探索，以自己的見解為本書定調。在此之前，後學倒是想透過對於紀曉

嵐先生的治學精神的認識，來說明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價值。正如本文的標題，紀先生一生所推崇的治學精神，正是以實心勵實行，以實學求實用；從他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中不難發現，先生經常提及對於宋、明兩代的理學家「只問心性，不問百姓」的治學態度，深不以為然；對於那些只知應付功名或沽名釣譽的讀書動機，更是嗤之以鼻。因此，他曾再三強調「有德之言，要如布帛，菽粟之切於日用」，以及「讀其書者，知反身以求實行、實用」等話，都在在說明紀先生所推崇的士人風骨為何。因此，當紀先生在創作閱微草堂筆記時，其動機絕非只是在突顯神怪之說或是對比聊齋；在其更深的意涵裡，所希望彰顯的，是因果定律，是懲惡揚善的觀念，與藉以教化官民的用心。而這樣寓意深遠的編排手法，與先生一生的風格，確可謂不謀而合！因此，這本閱微草堂筆記絕對有他不容小覷之處，就看讀者要如何來界定與運用罷了。

現代人的處世觀，多半停留在「今生今世」的思維裡，難免也就

要萌生許多短視近利的念頭。期盼藉由本書，能提供大眾一個不同的省思視野，一份異於表象化的處世態度。順道提及，當初後學在翻譯本書時，特別在顧及青少年朋友閱讀水平的前提下進行，主要是希望能引領更多的年輕朋友，早早來領會這位號稱清代第一才子……紀曉嵐的處世智慧，進一步來領略紀先生最直接的身行言教。

停筆前，要感謝高雄淨宗學會，讓後學有機會參與這項優質文學的翻譯工程；以及沈師與顏師在整個翻譯工作上的熱心協助。期盼透過本書的刊行，能為我所生長的土地貢獻出一份文化紮根與智慧延續的助益。

張朝傑于高雄淨宗學會 鼎文化班

# 閱微草堂筆記選粹淺譯 目錄

一、誠孝天佑之	.....	1
二、懺悔須及時	.....	5
三、屠牛業可畏	.....	8
四、自受方知苦	.....	1
五、神湛鬼慚去	.....	1
六、屠畜即屠己	.....	1
七、神咒鎮槍神	.....	1
八、啖口大功德	.....	2
九、精誠求懺悔	.....	2
十、家庭和諧咒	.....	2
十一、善惡終有報	.....	3
十二、口腹造殺業	.....	3



十三、事出必有因	.....	4	1
十四、善譽的婦人	.....	4	3
十五、有情皆可契	.....	4	4
十六、一善延三世	.....	4	7
十七、為上不凌下	.....	5	2
十八、詐取喪命財	.....	5	7
十九、夙生負魚命	.....	6	1
二十、誠孝生助緣	.....	6	3
廿一、上有好生德	.....	6	6
廿二、牽牛擋橋頭	.....	7	0
廿三、冤魂伴兇嫌	.....	7	2
廿四、虐畜的果報	.....	7	7
廿五、惡媳的下場	.....	8	0
廿六、悔罪當真誠	.....	8	2





廿七、他命若我命	.....	8	6
廿八、誰言無因果	.....	8	8
廿九、莫結來世冤	.....	9	2
三十、害命者償命	.....	9	5
卅一、心計換奇疾	.....	9	7
卅二、盲人助州牧	.....	9	9
卅三、算準躲不過	.....	1	0
卅四、所做換所受	.....	1	0
卅五、善抵五世災	.....	1	0
卅六、請誰來入甕	.....	1	1
卅七、披毛戴角還	.....	1	1
卅八、教育的真諦	.....	1	1
卅九、莫執屠生刀	.....	1	2
四十、君子與小人	.....	1	3
	.....	0	0



四一、右臺觀心鏡	.....	1
四二、自毀祖餘蔭	.....	3
四三、貪戀大官位	.....	4
四四、慎結來世緣	.....	8
四五、寧可信其有	.....	15
四六、勇猛精進懺	.....	27
四七、先人念後輩	.....	62
四八、靈牛報怨記	.....	65
四九、靈牛報恩記	.....	68
五十、禍福惟自招	.....	70
五一、亡父懺生兒	.....	73
五二、不變的真理	.....	76



閱  
微  
草  
堂  
筆  
記

紀曉嵐 著  
張朝傑 譯

—選粹淺譯—



覺仁老和尚句

現在受委屈  
消滅三塗苦  
忍辱得解脫  
速成無上覺

淨土□

# 閱微草堂筆記選粹淺譯

## 一、誠孝天佑之

去余家十餘里。有瞽者姓衛。戊午除夕。遍詣常呼彈唱家辭歲。各與以食物。自負以歸。半途失足。墮枯井中。既在曠野僻徑。又家家守歲。路無行人。呼號嗑乾。無應者。幸井底氣溫。又有餅餌可食。渴甚。則咀水果。竟數日不死。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。距井猶半里許。忽繩斷豕逸。狂奔野田中。亦失足墮井。持鉤出豕。乃見瞽者。已氣息僅屬矣。井不當屠者所行路。殆若或使之也。先兄晴湖。問以井中情形。瞽者曰。是時萬念皆空。心已如死。惟念老母臥病。待瞽子以養。今併瞽子亦不得。計此時恐已餓莩。覺酸徹肝脾。不可忍耳。先兄曰。非此一念。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。

距離老家十多里外的村子，有一戶姓衛的人家，衛家的男丁是個雙眼失明的盲人。戊午年除夕，衛家盲丁趁新年到來的機會，特別前去經常召喚他彈唱獻藝的雇主家中，辭歲拜年。在他拜訪過的每個家庭，也都會為他準備各式各樣的乾糧與水果，好讓他帶回家中，過個溫飽的好年。就在衛家盲丁結束拜訪行程，背著食物踏上歸途時，一個不小心，竟跌進了路旁的枯井當中。由於枯井位在人煙稀少的荒郊野外，加上適逢除夕夜，家家戶戶幾乎都在守歲團圓，根本不會有人路過這條偏僻的小徑。也因此，任憑那衛家盲丁如何地呼喊求救，自然不會有人知道，這枯井中竟然有個等待救援的人。幸好在這枯井的底層，氣溫還算暖和，不像野外一般的寒冷。此外，衛家盲丁先前曾在雇主那兒，所獲得的一些糧食，也正好提供了盲丁在等待救援的時間裡，維持基本生存的食物與水分。

就這樣，幾個日子過去了，盲丁的糧食亦將殆盡。這一天，有個名叫王以勝的養豬戶，正趕著豬隻往家裡走；來到距離枯井約未半

里遠的地方，那綁著豬隻的繩子忽然斷了，豬隻趁隙四處逃竄。正巧，也跌入了這口枯井之中。當王以勝拿著鉤子將豬隻拉出井底時，同時也發現了被困在井底差一點就要斷氣的衛家盲丁。話說回來，在正常的情況下，王屠子是不會從枯井邊上經過的，一切的巧合，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了安排。若非如此，那衛家盲丁就算是餓死在這枯井當中，恐怕也沒人知道啊！

大哥紀晴湖在知道這整個事情之後，曾請教衛家盲丁，多日被困在枯井中的情況。那衛家盲丁回答道：「在求救無援的後面幾天，心裡頭真是萬念俱灰了；幾度就要放棄求生意志時，腦海裡總會浮現家裡那臥病在床的老母親，還在等著我回去照顧、奉養。尤其是在等不到我的日子裡，沒人餵養，不知道已經餓成什麼樣子了？每次想到這裡，心裡頭便感覺到陣陣的酸楚，真的不忍心就這麼丟下老母親於不顧啊！」大哥在聽完衛家盲丁的這番話後，便讚嘆地說道：「要不是你心中一直惦念著家中的老母親，讓這份孝心，感動了上天的話，即使

王以勝會路過這口枯井，恐怕那綁著豬隻的繩子也斷不了啊！」

〈灤陽消夏錄三〉

衆生





## 二、懺悔須及時

飛萬又言。一書生最有膽。每求見鬼。不可得。一夕。雨霽月明。命小奴攜罌酒詣叢冢間。四顧呼曰。良夜獨遊。殊為寂寞。泉下諸友。有肯來共酌者乎。俄見燐火熒熒。出沒草際。再呼之嗚嗚。相距丈許。皆止。不環集進。數其影約十餘。以巨杯挹酒灑之。皆俯嗅其氣。有一鬼稱酒絕佳。請再賜。因且灑且問曰。公等何故不輪迴。曰善根在者轉生矣。惡貫盈者墮獄矣。我等十三人。罪根未滿。待輪迴者四。孽報沈淪。不得輪迴者九也。問何不懺悔求解脫。曰。懺悔須及未死時。死後無著力處矣。灑酒既盡。舉罌視之。各踉蹌去。中一鬼回首丁寧曰。餓鬼得飫壺觴。無以報德。謹以一語奉贈。懺悔及未死時也。

我的好友刁飛萬告訴我一個故事：有位書生，號稱是世上最大膽的人，一天到晚都期待能跟鬼打交道；只不過從未真正看到過。有天

夜裡，書生特別要他的書僮攜帶著整缸的酒，隨他前往郊外的墳場，撞鬼去。到了墳場，那書生便拉開嗓子，大聲高喊道：「良宵美景當前啊！只有我一個人孤單單地在此欣賞，真是非常寂寞。各位九泉之下的朋友們，不知是否有人願意前來與我共飲一番啊？」話剛說完，書生赫然發現，在遠方的草叢堆裡，竟出現忽暗忽明的鬼火。接著，當書生再次高喊後，便清楚的聽到一些如泣如訴的低語聲，在距離書生不遠的地方傳了開來。同時，書生還發現到，那低語的聲音正向著他的方位前來。於是，書生便停下了腳步，數了數前來的黑影，大約有十來個！

這時書生拿了一口大杯子，杓起特別帶來的酒，遍灑在地上。一時間，只見那十來個黑影，全都俯臥在地上，用鼻子去吸聞揮發的酒氣。這黑影中有人邊吸邊讚許著：「這真是絕佳的美酒啊！能不能再給咱們哥兒幾個多來一些啊？」於是，書生便繼續倒灑著酒，並開口問道：「各位好兄弟為什麼要委屈在這裡，而不輪迴轉世去呢？」這時有

一黑影回答他說：「輪迴？談何容易啊！要是在生之時，做了善事，種下善根的人，早就投胎轉世啦！要是在生之時做盡壞事的話，那也只有下地獄去親受苦刑囉！至於我們哥兒幾個嘛，就是因為罪業還未能消除，有四個正排隊等著投胎轉世；至於其他九個嘛，因為惡業太沈重了，想要輪迴還早得很呢！」「那各位為什麼不以懺悔過往所造惡業的心，來尋求解脫呢？」書生接著問道。黑影便回答說：「所謂懺悔啊，除了要發自內心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必須在活著的時候。死了以後，就算真的起了懺悔之心，也是無濟於事的！」當酒全部灑完之後，書生特別將酒壺高舉，讓黑影們知道。於是，十幾個黑影便帶著酒醉的脚步，紛紛離去。其中有一個黑影在離去前，還特別回頭向書生叮嚀著：「老兄啊！感謝您為我們這群餓鬼帶來了短暫的醉飽啊！我們沒有什麼能回報您的，倒是有一句話相贈，希望您千萬要記住，那就是『想懺悔的話，一定要把握還活著的時候』，知道嘛！」

（如是我聞四）

### 三、屠牛業可畏

里有古氏。業屠牛。所殺不可縷數。後古叟目雙瞽。古媪臨歿時。肌膚潰裂。痛苦萬狀。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。呼號月餘。乃終。侍姬之母沈媪。親見其事。殺孽重。至牛有功於稼穡。殺之業尤重。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。已有宜勤精進。不可殺生。若不能都斷。可勿宰牛之語。此牛戒之最古者。宣室誌載。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。惟避不食牛人。西陽雜俎且載之。今不食牛人。遇疫實不傳染。小說固非盡無據也。

聽長輩們說，在家鄉的鄰里之間，有一戶姓古的人家，他們當家的，是個以屠宰牛隻為生的人。據說，經由他親手所屠殺的牛隻，已經不計其數了。

後來，在古屠夫年老時，患了眼疾導致雙眼失明；而古屠夫的妻

子在臨命終之時，全身皮膚潰爛，痛苦萬分；經常在半昏半醒之間，喃喃自語道：「都是陰曹地府所派來的鬼差，用著過去我們宰殺牛隻的方法來折磨我啊！」持續哀嚎了幾個月後，這才氣絕身亡。

我一位侍妾的母親沈老太太，在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情況之後，深感這一定是因為殺業太重所造成的結果；尤其是牛隻，對於農稼生產而言，有著那麼大的功勞。因此，宰殺牠們的罪業，可想而知是多麼的重了。

在古書冥報記（書名，唐朝唐臨先生所撰）裡，也曾記載著有關晉朝庾紹的故事，故事中奉勸世人應當多下功夫，在精進修身上，要杜絕一切殺生的事情，即使無法完全避免，至少也要做到不直接或間接地殺害牛隻。

其實，有關戒殺牛隻最早的記載，是出自於宣室誌（書名，唐朝張讀先生所撰）這本書，裡頭詳細的記載著：「當人與夜叉相互雜居之後，就會導致瘟疫與傳染病的橫行。唯有不吃牛肉的人，可以避免這

類病毒的侵害。」另外在酉陽雜俎（書名，唐朝段成式先生所撰）這本古老的食譜當中也曾記載，不吃牛肉的人，對於流行性的傳染病，有著絕佳的免疫能力。以上記載雖是小說傳言，卻也千古同聲地告誡世人切勿殺牛食牛，因此要說這全是無憑無據的杜撰之言，我看也必見得吧！



（如是我聞四）

#### 四、自受方知苦

瑪納斯有遭犯之婦。入山採樵。突為瑪哈沁所執。瑪哈沁者。額魯特之流民。無君長。無部族。或數十人為隊。或數人為隊。出沒深山中。遇禽食禽。遇獸食獸。遇人即食人。婦為所得。已褫衣縛樹上。熾火於旁甫割左股一臠。忽聞火器一震。人語喧闐。馬蹄聲殷動林谷。以為官軍掩至。棄而遁。蓋營卒牧馬。偶以鳥鎗擊雉子。誤中馬尾。一馬跳擲。群馬皆驚。相隨逸入萬山中。共譟而追之也。使少遲須臾。則此婦血肉狼籍矣。豈非若或使之哉。婦自此遂持長齋。嘗謂人曰。吾非佞佛求福也。天下之痛苦。無過於臠割者。天下之恐怖。亦無過於束縛以待臠割者。吾每見屠宰。輒憶自受楚毒時。思彼眾生。其痛苦恐怖。亦必如我。故不能下咽耳。此言亦可告世之饕餮者也。

在我從政的歷程裡，有一段時間，曾經受到兒女親家的拖累，而

流放到新疆的烏魯木齊。在那兒，曾聽當地人說過這樣一個故事：在距離烏魯木齊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稱做瑪納斯的回族部落，部落裡住著一位因罪而受遣徙的婦人。她每天都得到附近的山區裡撿拾材薪過活。這一天，當婦人上山時，突然受到瑪哈沁族（所謂瑪哈沁，正是新疆額魯特語中強盜劫匪的意思）的攻擊，並遭到了俘虜。這個瑪哈沁族，是新疆額魯特地區的流民，沒有組織，也沒有特定的領導人，經常四處流竄，居無定所。有時候數十個人編成一隊，有時二、三個人也能成隊，經常出沒在山區野外一帶。而瑪哈沁族人的習性是，遇見飛禽，便獵食飛禽；遇到走獸，便獵食走獸；最可怕的是，當他們在捉到人類時，同樣的，也會將捉到的人，煮來吃掉。因此，當瑪哈沁族人俘虜了這位婦人之後，便將她綑綁在樹上，隨即在一旁升起火來，並且立刻割下了她左大腿上的肉，放入鍋中烹煮。

就在婦人快被蠻族人分而食之的當口，忽然火影搖動，不遠處傳來了喧嘩的人語聲；同時，還有那震動山谷的馬蹄聲響。瑪哈沁族人



以為是圍剿他們的官兵前來，於是趕快丟下手邊的獵物，落荒而逃。

其實所謂的官兵，不過是駐紮在附近營區裡牧馬的阿兵哥，在獵射鳥兒時，不小心射中了其中一匹馬的臀部。馬兒因疼痛跳起，卻驚嚇了其他的馬匹，於是所有的馬兒便驚慌地向著山林狂奔。也還好有這麼突如其來的巧合，要是再晚些時候的話，恐怕那婦人就真的要成為蠻族人的盤中餚、口中菜了。

有了這樣一段險中求生的經歷，婦人從此長年持齋，不沾任何的葷食，更經常跟大家分享：「我持長齋，並不只是為了嚴守佛家的清規；更不是為了所謂的祈福消災。只因我曾親身體驗過，遭人活活割下身上肉的極度疼痛；以及面臨著，被宰殺之前，那種無助的恐懼與驚嚇。現在，我看到人們屠宰牲畜時，總會讓我回想起，自己所遭遇過的痛苦經歷。那樣的痛楚，那樣的恐懼，想必也是在那餐桌上的眾生們，所曾經歷過的吧！想到這裡，你要我如何還能將它們吃下肚裡去呢？」藉此真實的故事，或許能給熱衷肉食的朋友們，做個參考吧！

（如是我聞三）

## 五、神湛鬼慚去

曹司農竹虛言。其族兄自歙往揚州。途經友人家。時盛夏。延坐書屋。甚軒爽。暮欲下榻其中。友人曰。是有魅。夜不可居。曹強居之。夜半。有物自門隙蠕蠕入。薄如夾紙。入室後。漸開展作人形。乃女子也。曹殊不畏。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。曹笑曰。猶是髮。但稍亂。猶是舌。但稍長。亦何足畏。忽自摘其首置案上。曹又笑曰。有首尚不足畏。況無首也。鬼技窮。倏隱。及歸途再宿。夜半。門隙又蠕蠕甫露其首。輒唾曰。又此敗興物耶。竟不入。此與稽中散事相類。夫虎不食醉人。不知畏也。大抵畏則心亂。心亂則神渙。神渙則鬼得乘之。不畏則心定。心定則神全。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于。故稽中散記事者。稱神志湛然。鬼慚而去。

我的同僚司農大夫曹竹虛先生曾說道：有一回他的族兄由安徽歙

縣動身前往江蘇的揚州，途中經過友人家中。當時，正逢盛夏時節，友人便帶領著曹先生前往書房，小聚一番。這書房在酷熱的盛夏時分，仍保持著非常清涼的室溫。因此，曹先生便向友人提議，今晚就讓他在書房住下，不需再煩勞友人另外準備客房。但友人立即回絕了曹先生的要求，並向曹先生說道：「這書房啊，白天還好，只不過一到了晚上，就不適合人住啦！因為，這裡晚上鬧鬼唷！曹兄千萬不可想在此書房過夜啊！」曹先生聽後，不以為意，執意要在此書房過夜，友人久勸不下，也只好答應了他的要求。

夜半，正當曹先生準備就寢前，忽然發現有件不明物，從書房的門縫底下，緩緩地穿進屋內。進門時，還薄如一張紙；入門後，突然像吹氣似的，迅速開展成一個人的模樣，仔細一瞧，是個女子。有趣的是，曹先生在目睹了這一切之後，竟沒有絲毫異樣的表情。那女鬼見曹先生文風不動，立馬加倍現出披頭散髮，舌長過胸，一副上吊後的慘死狀，就是要讓曹先生對眼前的恐怖感到害怕。不想，曹先生竟

微笑著說道：「不過就是亂了點的頭髮，加上長一些的舌頭，有啥可怕的呢！」女鬼不堪受辱，便使出絕招來，忽地將自己的頭給摘下來，擱在桌上。沒想到這時候曹先生竟然放聲大笑地說：「有頭的我都不怕了，何況是個沒頭的呢！哈……！」女鬼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，便倏然地消失在書房中。

天明，曹先生拜別了友人，朝著目的地揚州前去。數日過後，曹先生於回程時，再度光臨友人的家中。照例，又住進了書房裡頭。夜半，書房的門縫中又出現了異狀，那作怪的鬼魅依舊緩緩地從門縫當中鑽了進來。只不過這一次，鬼魅才將頭探進屋裡，發現又是曹先生，便自顧自地說：「啐！怎麼又是你這個敗興的傢伙啊！」立刻調頭離去，不再進屋裡了。

這個故事，與稽中散事裡所闡述的道理是相同的，書中寫道：「老虎固然凶猛，卻無法攻擊酒醉的人，為什麼呢？那是因為喝醉酒的

人，憑恃著酒氣壯膽，心中絲毫沒有懼怕老虎的念頭，因此，老虎根

本無從下手。」所以說，恐懼只會導致心神散亂，心神散亂就無法集中精神；無法集中精神，便容易讓外來的威脅有機可乘。因此，不生恐怖驚怕的念頭，就能讓心情穩定；心情穩定就能保持全神貫注；全神貫注，便能遠離不祥的災難與暴戾之氣。所以稽中散事記載著：「只要能時時保持著清晰平靜的心念，縱使遇上鬼怪妖魔，任憑它們妖術再高，仍舊是無計可施的啊！」

〈灤陽消夏錄一〉

## 六、屠畜即屠己

屠者許方。即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。其屠驢先鑿地為塹。置板上。空板四角為四孔。陷驢足其中。有買肉者。隨所買多少。以壺注沸湯沃驢身。使毛脫肉熟。乃剝而取之。云必如是。始脆美。越一兩日。肉盡乃死。當未死時。箝其口不能作聲。目光怒突。炯炯如兩炬。慘不可視。而許恬然不介意。後患病遍潰。身爛無完膚。形狀一如所屠之驢。宛轉茵褥。求死不得。哀號四五十日乃絕。病中痛自悔責。囑其子志學。急改業。方死之後。志學乃改而屠豕。余幼時尚見之。今不聞其有子孫。意已殄絕久矣。

這是一個名叫許方的屠夫所發生的故事，這個許方先前在《灤陽消夏錄二》當中介紹過。曾在半夜裡，遇過醉「鬼」的人。許方以宰殺驢子，販賣驢肉為業。每當他準備要殺驢子的時候，會先在地上挖

掘一個窟窿，再將修裁過的木板，放在上頭，特別挪出四個沒有木板覆蓋的孔，好將驢子的四條腿放入裡頭，以固定驢子。顧客上門後，許方總會依照客人的需求，當場用煮沸的熱水，淋在驢子的身上，好讓驢毛自動脫落，順便燙熟驢肉，之後再切割燙過的驢肉給客人。許方總是說，得依照這般處理，才能顯現出驢肉的鮮美質感。更殘忍的是，被宰割的驢子並不會立即死去，總要拖上一、二天的時間，等那許方燙完、割盡驢子全身上下的肉之後，驢子才在切膚之痛的折磨中，慢慢死去。在驢子未死之前，許方總會用工具將它們的嘴巴夾住，不讓驢子發出任何的嘶鳴。儘管如此，路過之人還是能從牠們有如火炬般的銅鈴眼中，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憤怒與疼痛的哀淒。唯獨許方，看著驢子的痛苦，仍能擺出一幅老神在在，毫不在乎的模樣。

後來許方生了一場大病，身體到處浮現潰傷的癥狀，日子一久，腐爛的情形，幾乎到了體無完膚的地步；那景象，讓人驚覺似曾相識，與那些被他屠宰過的驢子，完全是一個樣。許方整天躺在被褥墊

上，翻來覆去，輾轉難安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就這麼連續哀嚎痛苦的度過四、五十個日子之後，這才死去。

據說，許方在臨死之前，相當自責，並後悔自己殺驢的罪業太重，一再叮囑兒子許志學，要立即改業，不准再屠殺驢子。在許方往生之後，他兒子許志學是改行不殺驢，但殺豬去了。在我小時候，還曾見過他幾次；之後，就再也沒有聽說過有關他們許家任何的消息。怕是因為許家的殺業過重，早已經斷絕子嗣了吧！

〈灤陽消夏錄四〉



## 七、神咒鎮槍神

虞惇有佃戶孫某。善鳥銃。所擊無不中。嘗見一黃鸝。命取之。孫啟曰。取生者耶。死者耶。問鐵丸衝擊。安能預決其生死。曰取死者。直中之耳。取生者。則驚使飛而擊其翼。命取生者。舉手銃發。黃鸝果墮。視之。一翼折矣。其精巧如此。適一人能誦放生咒。與約曰。我誦咒三遍。爾百擊不中也。試之果然。後屢試之無不驗。然其詞鄙俚。可笑噓。不識何以能禁制。又凡所聞禁制諸咒。其鄙俚大抵皆似此。而實皆有驗。均不測其所以然也。

姪兒虞惇他們家有一位姓孫的佃農，對於獵射飛禽這件事，相當在行，可以說到了百發百中的境界。有一回，虞惇發現一隻黃鸝鳥，要孫佃戶將鳥給射下來。這時，孫佃戶便回頭向虞惇問到：「不知道爺是要捉活的？還是死的呢？」虞惇聽完孫佃戶的話後，隨即問道：「怎

麼？難不成被你這獵槍鐵丸衝擊過後，咱們還能控制這鳥兒的生與死嗎？」孫佃戶回答：「當然可以！如果爺要的是死鳥的話，那麼我會直接瞄準鳥來做射擊，如此一來，鳥兒必死無疑。若爺是想要活捉這隻鳥的話，那麼我就會先驚嚇鳥兒，趁它飛起之際，再射擊它的翅膀，如此就能捉到活的鳥兒了。」虞惇聽完之後覺得相當有意思，便要求活捉這隻黃鸝。於是，孫佃戶便舉槍發射，砰的一聲，那黃鸝果然被槍擊中，掉了下來。虞惇立刻往前一瞧，黃鸝果然只被擊中一隻翅膀，足見那孫佃戶的神射，的確是名不虛傳！

就在此時，有位自稱能夠持誦《放生咒》的居士，路過並目睹了一切。那居士便向前對孫佃戶說道：「先生真是個神射手啊！不過只要我朝著天空持誦《放生咒》三遍之後，先生即便是發射一百次，也無法射中任何生物的。」孫佃戶聽後，隨即請居士持咒。當居士持誦三遍《放生咒》之後，孫佃戶便開始舉槍射擊。一次不中，再一次也不中，經過了無數次的射擊後，完全如那位居士所預言的一般，毫無

所獲。這時，具有神射技巧的孫佃戶，也不得不相信剛才居士所說的話。只不過那《放生咒》的語詞聽起來怪里怪氣的；持誦時，噤哩咕嚕的，不知是什麼意思？但確實存在著不可思議的神力！

其實，舉凡天下有著不可思議力量的咒語，多半讓人無法直接從字譯或音譯中，去瞭解其真正的意涵；但只要能真心誠意的來持誦，這咒語往往都能發揮令人讚嘆的力量。咒語的神力確實是無庸置疑的，但這些咒語的神奇力量，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？還真是一個謎啊！

訣別之音



〈槐西雜誌二〉

## 八、餓口大功德

僧所誦焰口經。詞頗俚。然聞其召魂施食諸梵咒。則實佛所傳。余在烏魯木齊。偶與同人論是事。或然或否。印房官奴白六。故劇盜遣戍者也。卒然曰。是不誣也。曩遇一大家放焰口。欲伺其勿擾取事。乃無隙可乘。伏臥高樓檐角上。俯見搖鈴誦咒時。有黑影無數。高可二三尺。或踰垣入。或由竇入。往來搖漾。凡無人處皆滿。迨撒米時。倏聚倏散。倏前倏後。如環繞攘奪。併仰接俯拾之態。亦彷彿依稀。其色如輕煙。其狀略似人形。但不辨五官四體耳。然則鬼猶求食。不信有之乎。

在佛教眾多的法會儀式裡，有種稱為《放餓口》，或名《大蒙山施食》的儀軌。在法會進行當中，出家師父都會唱誦著一部佛教的經典——《餓口經》，經文的內容還算淺白，據說這些相關召邀遊魂，佈

施放食的梵文咒語，確實是從佛陀時代流傳下來的。

當年，我被流放到新疆烏魯木齊的時候，就曾和一些朋友聊起有關《放餞口》法會的真實性。裡頭有人直覺這確有其事，有人則半信半疑。有一個在印鑑房裡打雜的下人名叫白六，這個白六是因為竊盜罪被遣發到新疆來的。聽完所有的看法後，他突然開口說道：「這《放餞口》的功德啊，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唷！我記得有一回，正好有一戶富裕人家，在家裡舉行《放餞口》的儀式。我心想，乘他們家都在為法事忙碌之時，到他們家去海撈一筆。之後，我在他們家前廳後院內蹭了好一會兒，發現根本無機可乘。於是，我就先躲到屋樑上，由高處往下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。於此同時，出家師父正在搖鈴念咒，忽然間，竟有無數個黑影湧入廳堂來，個頭最高的，高到了二、三尺。有的越過牆壁遁進來，有的從地底下冒出來，來來去去，都是以飄搖晃盪的方式行進；只要是沒站人的地方，全被黑影們給擠得滿滿的。當師父們在撒米佈施時，就看那黑影們，一會兒聚著、一會兒散開，

一下子往前、一下子後退，爭搶著師父手中所撒下的米粒。或圍繞著、或抬頭承接，或低頭撿拾散落在地上的米。每個黑影看起來都是朦朦朧朧的，像縷輕煙；但每個形狀可都如同人的形體一般，差別只在於，看不清它們的五官與四肢罷了！」這可是我親眼所見的，所以我說，《放燄口》的功德啊，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啊！

聽完白六有關《放燄口》的奇異描述，對於傳說中，那些孤魂遊鬼們，需要人們佈施與超渡的事，我們還能不信嗎？

（如是我聞四）

## 九、精誠求懺悔

里有張媪。自云。嘗為走無常。今告免矣。昔到陰府。曾問冥吏。事佛有益否。吏曰。佛祇有勸人為善。為善自受福。非佛降福也。若供養求佛降福。則廉吏尚不受賂。謂佛受賂乎。又問懺悔有益否。吏曰。懺悔須勇猛精進。力補前愆。今人懺悔。祇是首求免罪。又安有益耶。此語非巫者所肯言。似有所受之耳。

在我的老家，有一位姓張的老婦人，據她親口說，她曾經歷過一段相當奇妙的際遇。在那段時間裡，每到夜晚入睡後，她總會出現在陰曹地府中，擔任冥界官吏斷案處事的幫手，直到最近才解除這項工作。據說，她在陰間辦事的期間，曾向陰間的官吏問過一個問題：「禮敬諸佛，是否真的能積福報、造功德呢？」那位官爺回答她說：「佛陀的教誨，主要是在導善人們的思想，教人明白因果輪迴的定律，規勸

並啟發人們的善心善念。能夠頓悟並奉行這項道理的人，自然能夠修福養慧。而這樣的福德，其實是來自於人們自己的力量，非佛菩薩的賜與。倘若只是在形式上，擺出供養佛菩薩的樣子，就能獲得佛菩薩的祝福與加持的話，那豈不是在說佛菩薩也無法拒絕人們的賄賂嗎？你想想，就連人間的清官們，都能做到堅持不接受賄賂，更何況是具有大智慧的佛菩薩呢！」老婦人接著問道：「要是能夠做到懺悔與反省的功夫，是否就能有些功德呢？」那官吏回答道：「要懺悔，就必須要痛下決心，用真誠的態度來檢討。面對所有的錯誤，該改正的就改正；該彌補的，就用行動來彌補。若像現代的人這樣，只是敷衍了事，做做樣子的話，那能有什麼幫助呢？」

以上這番話，可真是至理名言啊！絕不是一般妖言惑眾的人，所能說出口的。這箇中奧妙，世人又豈能等閒視之！

（如是我聞四）



## 十、家庭和諧咒

先外祖母曹太恭人。嘗告先太夫人曰。滄洲有宦家婦。不見容於夫。鬱鬱將成心疾。性情乖刺。琴瑟愈不調。會有高行尼至。詣問因果。尼曰吾非冥吏。不能稽配偶之籍也。亦非佛菩薩。不能照見三生也。然因緣之理。則吾知之矣。夫因緣。無無故而合者也。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歡。以怨結者必相忤。又有非恩非怨。亦恩亦怨者。必負欠使相取相償也。如是而已。爾之夫婦。其以怨結者。天所定也。非人也。雖然。天定勝人。人定亦勝天。故釋迦立法。許人懺悔。但消爾勝心。戢爾傲氣。逆來順受。以情感而不以理爭。修爾內職。事翁姑以孝。處娣姒以和。待媵妾以恩。盡其在我。而不問其在人。庶幾可以挽回乎。徒問往因。無益也。婦用其言。果相睦如初。先太夫人嘗以告諸婦曰。此尼所說。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。信心行持。無不有驗。如或不驗。尚是行持未至耳。

外祖母曹太恭人，是朝廷所敕封的四品夫人，她曾向我的母親說過一個故事：在滄州境內有一戶官宦人家，官夫人與老爺之間存在相當嚴重的歧見。長期溝通不良的結果，導致官夫人經常悶悶不樂的，像患了心病一般，性情變得既古怪又違逆，夫妻間的感情自然是每況愈下。有回，官夫人巧遇一位極有修行的尼師，謁見時，官夫人特別向尼師請教，為何她與丈夫間的關係會如此的惡劣呢？不知是否因過去犯了什麼樣的罪業？希望法師能為她解迷津。那尼師回答她說：「我只是個出家人，不是掌管姻緣的神明，手中沒有姻緣簿為夫人來說個分明；我也不是佛菩薩，不具足洞察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神通力，好為您解疑釋迷；然而，對於這世間上種種的因緣道理，我很願意提出來與夫人分享：舉凡人與人之間的緣份，絕不是毫無原因就能兜在一塊的。大致上來區分的話，為著恩情善業而來相會的人們，相處時必然呈現出歡欣愉悅的氣氛；相反，若是帶著埋怨惡業來相見的話，自然是處處違逆，無法和諧；至於說既非恩情又非埋怨，有著善業又有

惡因而來碰頭的話，在相處上，雖說會相互制衡，但也能相互補償。總而言之，人與人之間的因緣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！

至於談到夫人與老爺的因緣嘛，很明顯的就是因為結怨而來的，這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事，並非人為因素所造成。雖然說，既定的因果主宰著人類的命運，但只要人們能夠洞悉這其中的奧妙，想要扭轉種種的惡業，絕非不可能。因此，佛陀的教誨，是要人們明白這一切，發揮懺悔的心念，消弭自我的執著，收斂自身的傲氣，體察逆來順受的真諦。凡事都要顧及情面，不要只是據理而爭；要修正自己的涵養，善盡自己的本分，侍奉公婆要善盡孝道，與妯娌間要相處融洽，對待婢僕要廣施恩惠，盡自己的心力來面對所有的人，別去在乎別人的作為與反應。如此一來，必能改變您目前所遇到的種種不如意。不要只是一味的想去探索是誰造成了今日的苦果，那對於改變現況，是一點幫助也沒有的。」

官夫人回家後便依尼師的開示，遵行不悖，果然使得家中的氣氛

回到了往日的和諧。外祖母經常以這個故事來告誡家中的女眷們：「尼師所說的這番話，確實是維繫家庭和諧與夫妻情感的妙藥神咒。只要抱持誠摯的心念，徹底來執行，沒有不靈驗的！要還是出現了失靈的狀況，那肯定是執行的還不夠透徹啊！」



雀巢可俯而窺

〈槐西雜誌三〉

## 十一、善惡終有報

余有莊在滄州南。曰上河涯。今鬻之矣。舊有水明樓五楹。下瞰衛河。帆檣來往欄楯下。與外祖雪峰公家度帆樓。皆游眺佳處。先祖母太夫人。夏月每居是納涼。諸孫更番隨侍焉。一日。余推窗南望。見男婦數十人。登一渡船。纜已解。一人忽奮拳一叟。落近岸淺水中。衣履皆濡。方坐起憤詈。時已鼓棹去。時衛河暴。洪波直瀉。洶涌有聲。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。急如激箭。觸渡船。碎如柿。數十人並沒。惟此叟存。乃轉怒為喜。合掌誦佛號。問其何適。曰。昨聞有族弟得二十金。鬻童養媳為人妾。以今日成券。急質田得金。如其數贖之往贖耳。眾同聲曰。此一擊。神所使也。促換渡船送之過。時余方十歲。但聞為趙家莊人。惜未問其名姓。此雍正癸丑事。又先太夫人言。滄人有逼嫁其弟婦。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。里人皆不平。一日。腰金販綠豆。泛巨舟詣天津。晚泊河干。坐船舷濯足。忽西岸一鹽船縶索中斷。橫掃而過。

兩舷相切。自膝以下。筋骨糜碎如割截。號呼數日乃死。先外祖一僕聞之。急奔告曰。某甲得如是慘禍。真大怪事。先外祖徐曰。此事不怪。若竟不如此反怪事。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。

我們家族在滄州的南方有一座莊園，取名叫「上河涯」，現在已經轉賣出去。以前我們在「上河涯」有五棟視野絕佳的樓房，往下俯視，正好可以看到衛河上來往的船隻，像是在樓房的欄杆旁邊進出一般；與外祖父的住家渡帆樓的視野一樣的好，都是眺望美景的好地點。過去老祖母還在世時，每逢夏季都會來這裡避暑；身為孫子輩的我們，也都會輪流來陪伴她老人家。有一回，輪到我來陪侍老祖母時，推開南窗望去，正好看到岸邊約有十來個男丁與婦人，準備登上一艘渡船。當渡船的纜繩被解開時，突然，有人從船上揮出一拳，把一位老先生給打落在淺水灘中，害得老先生從頭到腳全身濕透。當他起身要開始咒罵時，那渡船早已開走了。正當岸邊與船上的人們還搞

不清楚發生啥事的瞬間，眼前的衛河竟開始暴漲了起來，滾滾的河水從上游湍急地往下衝，不時還發出巨大的聲響。就在眾人仍瞠目於眼前猛汛奔騰的當下，上游處，赫然飄來了一艘速度飛快的糧船；這艘糧船不但張滿著帆，加上順流的力量，那速度簡直快得跟飛箭一般，就這麼直接地撞上了方才駛出岸邊的渡船。那渡船經糧船這麼一撞，整個船身支離破碎的，船上的人紛紛落入河中，剎那間，全都滅頂在湍急的河流底下。唯一逃過這場災難的人，竟是登船前莫名被擊落落水灘的那位老先生。老翁在目睹了整個經過之後，立刻由落水時的憤怒轉成了慶幸，就看他雙手合十，嘴裡頭稱念著佛菩薩的名號。後來，有人詢問他究竟是要往哪裡去，他說道：「昨兒個聽說，一位同宗的弟弟為了二十兩金子，要把媳婦賣給人家做小妾，今天就要成交了。我知道後，便立刻把家裡田產抵押出去，換來二十兩金子，我就是帶著剛籌到的錢，趕著去將她贖回來的。」聽完老先生這一番話後，在場的人全都異口同聲的說：「唉呀！剛才一定是過往神祇算準了渡船即

將發生不測，為了使老先生能順利去救人，所以才揮拳將他打落船的呀。」說完，眾人隨即為老先生備船，要他趕緊過河去救人。這件事是發生在雍正爺癸丑年間，那年我正好十歲，只知道老先生是趙家莊的人，可惜沒能留下他的真實姓名。

還有一回聽老祖母提起另外一件事，她說：「在雍正爺甲辰到乙巳年間，有一個住在滄州的本地人，當他弟弟去世之後，竟然強迫他的弟媳婦改嫁，同時還把兩個親姪女給賣到青樓去，左鄰右舍只要是他提起了這件事，每個人都憤慨不已。有一天，這個傢伙正帶著他逼弟媳、賣姪女的錢，走水路要往天津去接洽買賣綠豆的生意。入夜，他將船停泊在河岸旁，順道坐在船舷邊上洗腳。就在此時，原本停泊在對岸的鹽船，那繫著碼頭的縴索纜繩忽然斷裂了。那離了岸的鹽船，隨即順著水流掃過了那個滄州人的船邊；碰巧的是，這兩艘船的碰觸點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他洗腳的位置上。因此，在兩艘船碰撞的同時，順勢將這個人的雙腳自膝蓋以下給切斷了。這個滄州人在斷了雙腳之



後，整天盡是哀嚎受痛著。就這樣，折磨了幾天之後，終於氣絕身亡。外祖父的僕人在聽到這件事後，隨即奔相走告，同時還對這個滄州人的遭遇，感到驚駭不已。只不過外祖父在聽完僕人驚訝的描述之後，隨即淡淡地說了一句：『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！要是那個滄州人在做了這些缺德事之後，還沒有報應的話，那才真是怪事一椿！』」

〈槐西雜誌一〉

## 十二、口腹造殺業

文安王氏姨母。先太夫人第五妹也。言未嫁時。坐度帆樓中。遙見河畔一船。有宦家中年婦。伏窗而哭。觀者如堵。乳媪啟後戶往視。言是某知府夫人。晝寢船中。夢其亡女為人執縛宰割。呼號慘切。悸而寤。聲猶在耳。似出鄰船。遣婢尋視。則方屠一豚子。瀉血於盎未竟也。夢中見女縛足以繩。縛手以紅帶。覆視其前足信然。益悲愴欲絕。乃倍價贖而瘞之。其僮僕私言。此女十六而歿。存日極柔婉。惟嗜食雞。每飯必具。或不具則不舉箸。每歲恒殺雞七八百。蓋割業云。

我有一位住在文安縣的姨母，姓王，是先母的第五個妹妹。據她親口說，在她還沒遠嫁之前，有一回坐在外祖父家的度帆樓上，看見不遠處的河畔停了一艘船，船上有位中年的官家夫人，正依靠在窗邊哭泣，那哭泣聲音引來了許多圍觀的人群。姨母看到後，便叫奶媽從

後門前去瞭解究竟發生何事。據奶媽回來轉述：「那婦人，是某位知府官員的夫人，白天在官船上休息的時候，夢見已去世的親生女兒，遭人五花大綁，任人宰割。在夢中，她女兒因疼痛而發出的叫聲，相當的淒慘；官夫人被夢中的情景與聲音驚醒後發現到，方才在夢中所聽到的慘叫聲竟然還在，而且那聲音是從隔壁的船艙裡所傳出來的。於是官夫人便要婢女前去瞭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當婢女來到鄰船時，發現官夫人聽到淒厲的叫聲，是鄰船剛剛宰殺的豬隻所發出來的。婢女發現時，那頭被屠宰的豬隻還在收集豬血的瓦缸中，滴著未流盡的血。當官夫人前往觀看時，驚訝地發現到，那豬隻四肢上所繫綁的紅色繩帶，正是夢中出現的女兒遭人綑綁的紅繩子。看到這一幕更叫那位官夫人傷心欲絕，因為她相信，在夢中出現的女兒，已投胎成了她眼前這隻任人宰割的牲畜了。官夫人隨即叫婢女回去取錢來，同時還以高出數倍的價格，將這豬隻買回去好好地厚葬。

事後，聽官夫人家中的僮僕們說，夢中出現的官家小姐，是在

十六歲那年去世的。生前是一位相當溫柔的女孩子，唯獨特別喜愛吃雞肉，而且是餐餐都要有雞肉，她才願意吃飯。要是缺了雞肉的話，她連拿起筷子的慾望都沒有！每年為了要應付她吃飯所殺的雞，不下七、八百隻。最後會淪落至這等下場，那絕對是因殺業過重所造成的！」

（如是我聞三）

## 母之羽



### 十三、事出必有因

先祖母張太夫人。畜一小花犬。群婢患其盜肉。陰搯殺之。中一婢曰柳意。夢中恒見此犬來齧。睡輒囁語。太夫人知之。曰。群婢共殺犬。何獨銜冤於柳意。此必柳意亦盜肉。不足服其心也。考問。果然。

祖母張太夫人，生前曾經養過一隻小花犬，婢女們因為發現小花犬經常會溜到廚房去找肉吃，於是，他們便偷偷地將這隻小花犬給勒死。事後，在這群婢女當中，有一位名叫柳意的丫鬟，在小花犬死後，經常夢見小花犬來咬她，而且每次都嚇得夢話連篇。

我的祖母知道這樣的事情後，便向大家說：「妳們幾個聯手殺了那隻小花犬，可是為何只有柳意丫頭會夢見狗來報復呢？我看，這一定是柳意也曾偷過肉，因此讓這頭小花犬相當的不服氣，才三番兩次來騷擾她，叫她惡夢連連。」隨後，便要人去審問柳意，果然印證了祖

母的推斷，一點也不假。



〈灤陽消夏錄一〉

## 十四、善言的婦人

余一侍姬。平生未嘗出詈語。自云親見其祖母善言。後了無疾病。忽舌爛至喉。飲食言語皆不能。宛轉數日而死。

我有一位貼身相伴的愛妾，她一生從未出過任何的惡言，或是罵過任何人。她之所以堅持不出惡言的原因，據她親口說，她的祖母就是一個很愛搬弄是非，很會出惡口的婦人。後來年老時，身體雖沒有任何的病痛，但她的舌頭卻產生了潰爛的狀況，而且一直擴散到喉嚨的部位，最後連基本的飲食與說話都成了問題。這樣的狀況在折騰了幾天之後，她才去世。或許是因為有這個真實的借鏡，愛妾這一生才會堅持不說不實或傷人的話吧！

〈灤陽消夏錄一〉

## 十五、有情皆可契

胡御史牧亭。言其里有人畜一豬。見鄰叟輒瞋目狂吼。奔突欲噬。見他人則否。鄰叟初甚怒之。欲買而啖其肉。既而憬然省曰。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。世無不可解之冤。乃以善價贖得。送佛寺為長生豬。後再見之。弭耳暱就。非復曩態矣。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。有巴西李衍題曰。至人騎猛虎。馭之猶騏驥。豈伊本馴良。道力消其鷲。乃知天地間。有情皆可契。共保金石心。無為多畏忌。可為此事作解也。

有一回，我的拜把兄弟御史大夫胡牧亭，跟幾個好友說過這樣一件事：在他的老家有位同鄉養了一頭豬，這頭豬相當的詭異，每回只要見到住在隔壁的老先生，就會立刻露出十分猙獰的模樣，齜牙咧嘴、嘶吼狂叫，並作勢要衝上前去咬這位老先生；特別的是，這頭豬在遇見其他人時，卻又表現出相當溫馴的模樣。就因如此，使得鄰家



老先生對這頭豬的表現，感到相當的憤怒，甚至連錢都準備好了，計畫要把這豬隻給買下來殺了，大快朵頤一番，以消心頭之恨。

當他準備付諸執行的時候，忽然有所覺悟似地想到：「莫非這頭豬對我種種不友好的反應，就是佛家經典中所謂的夙世積怨嗎？如果真是如此的話，那這不正是解決這段累世恩怨的好時機嘛；況且佛經上也說過，這世上沒有不能化解的恩怨啊！」於是，這位鄰家老先生便拿出為數不少的金錢，買下了這頭豬，並且將這頭豬送往佛寺去飼養，讓它成為一隻不必面臨殺戮的長生豬。之後，當鄰家老先生前往佛寺，再看到這頭豬時，豬隻不再有過往那般嗔怒的表現，反而對老先生展現出相當親暱與馴服的模樣。

過去，我曾看過孫重先生所畫的一幅《伏虎羅漢圖》，在這幅圖裡，有一首蜀西人士李愆所題的詩句：『至人騎猛虎，馭之猶騏驎，豈伊本馴良，道力消其驚，乃知天地間，有情皆可契，共保金石心，無為多畏忌。』從詩的含意中不難理解：只要人們具有同理之心，縱

使面對世間最兇最猛的眾生，依然能夠化解其暴戾之氣；而這首詩，不正是上述故事的最佳註解。



〈灤陽消夏錄一〉

## 十六、一善延三世

景城西偏。有數荒冢。將平矣。小時過之。老僕施祥指曰。是即周某子孫。以一善延三世者也。蓋前明崇禎末。河南山東大旱蝗。草根木皮皆盡。乃以人為糧。官吏弗能禁。婦女幼孩。反接鬻於市。謂之菜人。屠者買去。如剗羊豕。周氏之祖。自東昌商販歸。至肆。午後。屠者曰。肉盡。請少待。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。呼曰。客待久。可先取一蹄來。急出止之。聞長號一聲。則一女已生斷右臂。宛轉地上。一女戰慄無人色。見周並哀呼。一求速死。一求救。周惻然心動。並出貲贖之。一無生理。急刺其心死。一攜歸。因無子納為妾。竟生一男。右臂有紅絲。自腋下繞肩胛。宛然斷臂女也。後傳三世乃絕。皆言周本無子。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之。

話說，在紀先生老家河北省景城的西邊，有幾座無人祭祀的荒

塚，由於長期受風吹雨打的關係，那墳上的土丘，都快與地面齊平了。根據紀先生的記載，小時候還曾幾次路過那裡。據紀家的老僕人施祥指出：「這幾座荒廢的墳塚是明朝末年一位周姓善人的後代，這位周姓善人當年因做了一件善事，不但讓命中註定沒有子嗣的自己有了後代，更讓周氏家族得以多延續了三代。」

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明王朝崇禎皇帝末年，當時的中國烽煙四起，遼闊的大地上充斥一股山雨欲來的抑鬱氣氛。朝廷除了要應付吃不飽的流民與不想繼續挨餓的土匪之外，更要面對生活在帝國的東北方，一直虎視眈眈覬覦著中原的女真人。當時的政府為了支應龐大的國防支出，不斷地對老百姓們重複課稅。問題是，上繳的稅金被貪官污吏們層層地剝削著，即使人民繳稅繳得再勤，仍無法填補國家的需要。再加上河南與山東兩省，接連發生了大旱與蝗蟲侵襲的天災，別說農作物長不成，就連地面上的草根與樹皮，不是給烈日曬焦，就是讓蝗蟲給啃光了，老百姓就連啃樹皮或吃草根的機會都沒有。

在持續找不到東西來填飽肚子的情況下，許多人為了生存，竟公然賣起了人肉。起初，明朝的官府還會加以取締或制止，只是到後來，災民越來越多，政府的資源越來越少，官員們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，也只能任憑這慘絕人寰的悲劇蔓延。眼睜睜地看著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與小孩們，一個接著一個地被賣到市場去。當時，人們把這些送往市場作為食用的婦孺們，稱之為「菜人」，也就是用來做菜的人。屠戶們在批發市場將「菜人」買回去後，完全比照宰殺牛羊的方式，來處理他們。

當時，這位周姓善人正好做完生意，要從東昌返回家鄉。路過市場，來到肉攤子前想買些肉回家，卻遇上午後的休息時間。這肉攤的掌櫃便對周姓善人說：「客官，剛才的肉已經賣完了，請再稍等一會兒，馬上就給您送最新鮮的肉來。」聽完掌櫃的話後，周姓善人便在肉舖旁稍做等待。這時，他忽然瞄見肉攤子內，有人拖著兩個女孩子往廚房裡去，同時間還聽見掌櫃對屋內喊道：「別讓客官等太久，先砍

一隻蹄子過來應急吧！」周姓善人心頭突然一怔，原來被拖進去的兩個女子，正是肉攤子要殺來賣給他的菜人。想到這裡，他立即向前，要制止屠戶的動作；就在此同時，屋內傳來一陣悽慘的叫聲，是那兩名女子的其中一人，被屠戶砍下了右臂後，痛得倒在地上所發出的呼喊。另一個女子，則被眼前這一幕給嚇得唇青臉慘白，看到周姓善人衝了進來，兩人立刻哀求周姓善人趕快救救她們倆。斷臂的女孩希望求個乾脆的死法，另一個女孩則哀求希望能留下一條活路。周姓善人望見了這人間慘劇，不由燃起了惻隱之心。於是，立刻掏出錢兩，將這兩個女子給贖了下來。可惜的是，剛才遭屠戶斷臂的女子，早已昏死過去，僅存一口微弱的氣息。只能依照她先前的要求，迅速地讓她死去。另一個獲救的女孩，則跟隨周姓善人回到家中。由於周姓善人與妻子結婚多年，並沒有生下任何孩子；因此，便納了這位贖回的女子作為填房。一年後，這位被贖回的女子為周姓善人生下了一個小壯丁；令人驚奇的是，在這個小男孩的右手臂上，有一條像紅絲線般的

胎記，從腋下繞過了肩胛的部位。這不禁讓人聯想起，當初另一位被贖出的斷臂女子，她的斷臂處與這剛出生男孩的胎記部位，幾乎完全相同。

之後，周家便在男孩的承祀下，歷經了三代，才斷了香火。村裡的人都說：「原本姓周的，在周姓善人之後就註定要斷絕香火的；之所以還能多延續了三代，全是因為周姓善人做了這麼一件善行，所換來的福報啊！」

〈灤陽消夏錄二〉

## 十七、為上不凌下

曾伯祖光陸公。康熙初官鎮番守備。云有李太學妻。恒虐其妾。怒輒褫下衣鞭之。殆無虛日。里有老媪能入冥。所謂走無常者是也。規其妻曰。娘子與是妾有夙冤。然應償二百鞭耳。今妒心熾盛。鞭之殆過十餘倍。又負彼債矣。且良婦受刑。雖官法不褫衣。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。事太快意。則干鬼神之忌。娘子與我厚。竊見冥籍。不敢不相聞。妻哂曰。死媪謾語。欲我禳解取錢耶。會經略莫落。遣王輔臣之變。亂黨風起。李歿於兵。妾為副將韓公所得。喜其明慧。寵專房。韓公無正室。家政遂操於妾。妻為賊所掠。賊破被俘。分賞將士。恰歸韓公。妾蓄以為婢。使跪於堂而語之曰。爾能受我指揮。每日晨起。先跪妝臺前。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。然後供役。則貸爾命。否則爾為賊黨妻。殺之無禁。當寸寸斃爾飼犬豕。妻憚死矢志。叩首願遵教。然妾不欲其遽死。鞭不甚毒。俾知痛楚而已。年餘。乃以他疾死。計其鞭數適相當。



此婦真頑鈍無恥哉。亦鬼神所忌。陰奪其魄也。此事韓公不自諱。且舉以明果報。故人知其詳。

曾伯祖父光陸公（紀景星，字光陸），在康熙年間曾當過鎮番（甘肅省）守備的職務。據光陸公說：「當時有位李姓太學生，他的正室夫人長年虐待李太學的另一位偏房，動不動就命人剝下偏房夫人的褲子來打屁股。而這位偏房夫人在李太學家的日子裡，幾乎沒有一天能躲過這洩憤式的對待。」

在這個村子裡有一位老太太，自稱有著通靈的特異能力。這位老太太就曾規勸過李太學的正室夫人：「您跟這位偏房上輩子確實有些積怨，但是她所虧欠您的不過就是二百下鞭子。如今，您因為過度的嫉妒，每天如此兇狠的毒打她，這鞭打的數目早已超過她所欠您的了。現在，反而是您對她有所虧欠，因此您必須趕快停止對她的虐待。再說，就連國家的律法，都沒有婦女受刑必須剝下褲子的規定，可您每

次都這樣來羞辱她，實在是太不人道了。或許您這麼做了，會獲取一時的舒暢；但這樣過度的行為，是會招來鬼神懲罰的！夫人平常待我甚好，因此我不得不對您實話實說：之前我曾到過陰曹地府，看過生死簿上的記載，我發現您的這些作為，已經都記錄在上頭了，為了免除將來的苦難，您還是停止對偏房的辱打才好啊！」

太學夫人聽了之後，非但沒有任何的悔意，還嗤之以鼻地對老太太說：「你這個死老太婆，想用這些鬼話來嚇唬我，好來騙我的錢，是不是啊？我看妳還是省省吧！」

過後不久，便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「三藩之亂」。當時陝西提督王輔臣殺死了經略使伊爾根覺莫洛，響應了吳三桂的叛軍。一時間，西北大亂，匪黨四起。李太學不幸死於兵荒馬亂之中，而那位被辱打的偏房夫人幾經波折，輾轉進到前來平叛的韓將軍府上。這位韓將軍特別喜愛偏房夫人的機敏，因此對她的寵愛遠遠高過其他的妻妾。尤其韓將軍並無正室夫人，因此，在將軍府內的大小事，自然全交由這

位偏房夫人來主持了。

回頭再看那位李太學正室夫人，在李太學死後便落入叛軍王輔臣的手中。後來朝廷派軍擊破王輔臣的叛軍，依照往例，便將擄獲的財物與婦人分封給有功的三軍將士們。而那位正室夫人正好分給了韓將軍。也就是說，從此她將落入了過去每天遭她羞鞭辱打的偏室夫人手中，作為婢女來使用。

當偏房見到太學夫人時，便叫她跪在廳堂之前，訓示著說道：「從今以後妳要老老實實地聽我的命令，每天早上必須先到我的梳妝台前，脫下褲子，讓我打妳五個鞭子，再去做其他的事。妳要是做得好，我便饒妳一命。要是不從的話，我就依叛軍妻妾的名義將妳論罪，先把妳剝成肉醬，再送去餵豬、餵狗！」貪生怕死的太學夫人，面對此景，聽見此話，早就沒了骨氣，只能連連磕著頭，表示遵命之意。

然而這位偏房夫人並不是真要太學夫人的命，因此，在每一次鞭

打她時，並不兇狠，只是讓她感到些疼痛，受點羞辱罷了。就這樣維持了一年多後，這位太學夫人就因病去世了。估算一下她所受的鞭打數目，大約與當年她辱打偏房夫人的數目差不多。而這位太學夫人最後的那些日子，確實過得相當的窩囊；或許是之前的所作所為，真的招來了鬼神的的不平，暗地裡將她的福份與性命給取走了吧！韓將軍對於這些事從不隱瞞，同時，還經常以此事做為因果報應的實例，來告誡大家；也因此，大家才會繼續流傳著這個故事。

〈灤陽消夏錄二〉

## 十八、詐取喪命財

景城南有破寺。四無居人。惟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。皆蠢蠢如村傭。見人不能為禮。然譎詐殊甚。陰市松脂為煉末。夜以紙捲燃火撒空中。焰光四射。望見趨問。則師弟鍵戶酣寢。皆曰。不知。又陰市戲場佛衣。作菩薩羅漢形。月夜或立屋脊。或隱映寺門樹下。望見趨問。亦云無睹。或舉所見語之。則合掌曰。佛在西天。到此破落寺院何為。官司方禁白蓮教。與公無讎。何必造此語禍我。人益信為佛示現。檀施日多。然寺日頽敝。不肯葺一瓦一椽。曰。此方人喜作蜚語。每言此事多怪異。再一莊嚴。惑眾者益藉口矣。積十餘年漸致富。忽盜瞰其室。師弟並拷死。罄其貲去。官檢所遺囊篋。得松脂戲衣之類。始悟其奸。此前明崇禎末事。先高祖厚齋公曰。此僧以不蠱惑為蠱惑。亦至巧矣。然蠱惑所得。適以自戕。雖謂之至拙可也。

在我們老家景城的南方有一座破廟，四周少有人煙；廟裡住著一位年老的出家人與他的兩個徒弟，他們的工作，便是管理廟裡的香火與禮拜之事。這三個人的言談舉止，甚為粗鄙愚笨，不太有水平；有時，見到了人，連最基本的禮貌都不懂。正因如此，諒誰也沒想到他們三個人竟是藏著一肚子奸詐狡猾的傢伙。

這師徒三人，經常會偷偷摸摸地，從市場中買回些松香之類的易燃物品，將它們碾成粉末，捲成紙卷。每到半夜時分，便將這些包著松香的紙卷點燃，拋向空中。如此一來，遠方的人看見了這些神奇的光點，直覺這座破廟裡存有神蹟。但是，當鄉民跑到廟裡來查探究竟時，他們三個還故佈疑陣，刻意緊閉著廟門，假裝睡著了。當人們問起這些光從何而來時，他們總是回答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除此之外，他們還買回戲班子表演時所穿的佛衣，假扮成菩薩或羅漢的模樣；在夜間，出現在大殿的屋脊上，或是出現在廟口的大樹前，故意讓人以為是佛菩薩顯靈。同樣的，每當有人問起這些不可思

議的現象時，他們師徒三人總是裝傻，或推說沒看見，甚至合十說道：「佛菩薩遠在西天極樂國，到我們這座破廟來做啥呢？尤其近來朝廷正如火如荼地查禁白蓮妖教，小廟與施主無冤無仇，施主又何必杜撰這些異象來陷害我們呢？」經他們師徒這麼一說，更加深了鄉民認定這座破廟確有神蹟。因此，對於破廟的佈施也就越來越多。

只是，越來越多的佈施，仍無法改善破爛已久的寺廟，他們師徒三人總是不肯將信徒所佈施的錢，拿出來作為修繕之用；甚至還振振有詞的說：「村子裡的人老愛傳些流言，說我們這座破廟有什麼奇異的，要是把破廟修建得太莊嚴的話，不知又得招來多少的莫名其妙的傳言了！」。就這樣，十多年過去，他們師徒三人任由寺廟一日日的頹毀，毫不理會；私底下，不斷在累積著屬於他們三人的不義之財。

後來，他們發財的秘密被盜賊知道了。就在某個夜裡，盜賊光顧了這座破廟；同時，還將他們師徒三人拷打致死，並將他們所有的財富，一搶而空。當官府前去破廟調查時，在他們師徒三人的置物箱

裡，搜出大量的松香、紙卷以及妝扮佛菩薩的戲服。至此，真相終於大白，鄉民也才真正地看清了這三人的真面目。

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前明崇禎皇帝末年的事，我的先高祖厚齋公對此曾說道：「這三個人，用一種不欺騙人的伎倆來欺騙人，算得上是相當高明的騙子；只不過，他們在愚弄百姓後所得到的財物，卻也成了他們喪命的主因。所以說，這三個人的詭詐看似聰明，但從結果看來，這三個人根本就是愚蠢至極的笨壞蛋！」



## 十九、夙生負魚命

先祖有小奴。名大月。年十三四。嘗隨村人罩魚河中。得一大魚。長計二尺。方手舉以示眾。魚忽撥刺掉尾。擊中左頰。仆水中。眾怪其不起。試扶之。則血縷浮出。有破碗在泥中。鋒銛如刃。刺其太陽穴死矣。先是其母夢是奴為人執手縛俎上。屠割如羊豕。似尚有餘恨。醒而惡之。恒戒以毋與人鬥。不虞乃為魚所擊。佛氏所謂夙生中負彼命耶！

祖父家有過一個小僕人名叫大月，在他十三、四歲的那年，大月跟著村裡的人，一同前去河邊捕魚。很快的，大月捉起了一條二尺多長的魚，他興奮地將魚舉起來炫耀一番。當眾人的目光集中在大魚的身上時，忽然間魚尾一擺，正好打在大月的左臉上。這大月一時失神，滑了一跤，撲倒在水裡。過了一會兒，大家發現大月並沒有從水裡起過身來，趕緊前去查看。當大家走近之後才發現水底冒出了縷縷

的血絲，原來是河床底的破碗片，刺中了大月的太陽穴，之後大月就因為失血過多而身亡了。

據說，大月的母親曾做過這樣一個夢，她夢見大月被一群人綁了起來，放在砧板上，像牛羊一般被宰殺著，嚇得她從夢中驚醒過來。大月的母親覺得相當的不安，於是便經常叮嚀大月，千萬別跟他人結怨，以免遭到不測。只是，她萬萬沒有想到，奪走大月性命的，竟會是一條魚。

該怎麼來解釋這樣的事呢？以佛家所闡釋的因果理論來看，大月上輩子一定是欠了這魚兒一條命啊！

## 二十、誠孝生助緣

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。母病患膨將殆。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。相距百餘里。昧爽狂奔去。薄暮已狂奔歸。氣息僅屬。然是夕衛河暴漲。舟不敢渡。乃仰天大號。淚隨聲下。眾雖哀之而無如何。忽一舟子解纜呼曰。倘有神理。此人不溺。來來。吾渡爾。奮然鼓楫。橫衝白浪而行。一彈指頃。已抵東岸。觀者皆合掌誦佛號。先姚安公曰。此舟子信道之篤。過於儒者。

母親張太夫人說過這樣一個故事：在滄州境內有一個姓田的轎夫，他的母親患了腹部鼓脹的病，相當地危急。為了醫治母親的病，田轎夫四處找尋良方，終於打聽到在景和鎮上有位醫生能治療這種疾病。由於兩地相距百餘里之遙，田轎夫為求效率，趁天還沒亮便動身，水陸並進地直往景和鎮狂奔。當他取得大夫所給的藥物之後，隨

即動身折返。就這樣，他再回到河邊時，已是上氣不接下氣。當他要上船渡河之際，竟碰上了衛河暴漲；此時，停在岸邊的船家們，沒有一艘船有過河的打算。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讓田轎夫既著急又難過，心想，母親的病已到了如此危急的地步，好不容易才拿到醫治的藥方，怎麼會在這緊要的關頭，過不了河呢？想到這裡，田轎夫不由嚎啕大哭。一旁的船家們問明了事情的緣由之後，相當感佩田轎夫的孝心，然而望著湍急的河水，大家的無奈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這時，突然有位船家站了起來，一邊解開纜繩，一邊招呼田轎夫說：「要是老天有眼的話，絕對不會淹死這麼孝順的人！來，上船！咱陪你過河去！」

聽完船家的話後，田轎夫便迅速地上了船。只見那船家奮力地搖著槳，在湍急的河浪間，那艘船就像快箭似的，飛抵了對岸。當時，岸邊的每個人，驚嘆之餘，也全部都合掌念佛，或祝禱，或感恩。

針對這件事，父親曾說：「這位船家堅信孝道真諦的程度，比起那

些授業的儒學志士們，確實要來的徹底與真誠啊！」

〈灤陽消夏錄三〉



## 廿一、上有好生德

辛彤甫先生。官宜陽知縣時。有老叟投牒曰。昨宿東城門外。見縊鬼五六。自門隙而入。恐是求代。乞示諭百姓。僕妾勿陵虐。債負勿逼索。諸事互讓勿爭鬥。庶鬼無所施其技。先生震怒。答而逐之。老叟亦不怨悔。至階下拊膝曰。惜哉。此五六命不可救矣。越數日。城內報縊死者四。先生大駭。急呼老叟問之。老叟曰。連日昏昏。都不記憶。今乃知曾投此牒。豈得罪鬼神。使我受答耶。是時此事喧傳。家家為備。縊而獲解者果二。一婦為姑所虐。姑痛自悔艾。一迫於逋欠。債主立為焚券。皆得不死。乃知數雖前定。苟能盡人力。亦必有一二之挽回。又知人命至重。鬼神雖前知其當死。苟一線可救。亦必轉借人力以救之。蓋氣運所至。如嚴冬風雪。天地亦不得不然。至披裘禦雪。墻戶避風。則聽諸人事。不禁其自為。

辛彤甫先生官任宜陽知縣時，有位老先生遞上一份狀紙，上頭寫著：「昨晚我睡在東城門外時，看見有五、六個吊死鬼，從城門縫裡鑽進城來，恐怕是要來找尋替死鬼的。小人斗膽懇請大老爺趕緊示諭城裡頭的百姓，從現在起，對於奴僕與婢妾，萬不可過度凌辱；對欠債者，也不要逼索太緊；並提醒大家，遇到糾紛一定要心平氣和來應對，不要光想著要爭吵或惡鬥，大家要有共識，一定要讓吊死鬼們無計可施，讓他們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。」

辛知縣在看完老先生的呈狀之後，相當生氣。他覺得老先生是在影響民心，是妖言惑眾，於是便把老先生捉來，打了一頓板子，再轟他出去，以示懲戒。老先生並沒有因受到刑罰而忿忿不平，反而平靜的走出公堂，坐在台階上，邊摸著膝蓋，邊說：「可惜喲！可惜這五、六條的人命救不回來囉！唉……。」

過了幾天，衙役向辛知縣回報：「城裡已有四個人接連上吊自殺了！」這個消息，讓辛彤甫大為驚駭，立刻命人將日前遞狀的老先生

請來問話。老先生來時僅說道：「這幾天我直感頭昏腦脹的，記不起任何的事情；一直到今天，才又想起那天前來遞狀的事。我看我一定是多管了鬼神的閒事，才自個兒跑來挨那頓板子的！」

當這件事傳開之後，城裡頭的百姓便有了戒備。為此，還救活了兩個上吊的人。其中一個，是被婆婆虐待得太厲害而想尋短，她的婆婆知道後相當的懊悔；另一個，則是被債主逼急了，只好尋死求解脫，只是債主也在瞭解了前因後果的同時，當場將借據給焚燬；就這樣及時地救了這兩人的性命。

雖說冥冥之中自有天數，但只要人們願意盡力去爭取，還是有挽回的希望。這也更昭顯了生命的寶貴；縱使是那鐵面無私的生死判官，在最緊要的關頭時，仍會透露一些訊息，作為救助他人的一盞明燈。

人的氣數與運勢，正如嚴冬寒冷的風雪，時候到了，自然要降臨，誰也無法改變。只是在遇到天氣轉冷之時，要是能盡快地加件禦



寒的暖襖，緊閉住處的門窗，盡力做好嚴防寒冷入侵的預備工作，還是能產生一定的效益。因此，只要能不放棄，盡力來執行未雨綢繆的防範工作，想要轉危為安，上天應當是不會禁止的吧！

〈灤陽消夏錄四〉

懺悔



## 廿二、牽牛擋橋頭

姚安公官刑部日。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。就捕著五矣。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。王五逃至灤縣。路阻深溝。惟小橋可通一人。有健牛怒目當道臥。近輒奮觸。退覓別途。乃猝與邏者遇。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。有牧童驅二年擠仆泥中。怒面角鬥。清河去京近。有識之者。告里胥。縛送官。二人皆回民。皆業屠牛。而皆以牛敗。豈非宰割慘酷。雖畜獸亦含怨毒。厲氣所憑。借其同類以報哉。不然。遇牛觸仆。猶事理之常。無故而當橋。誰使之也。

先父在刑部任職時，經辦過一件七人合夥在德勝門外攔路搶劫的案件。當時，現場逮捕了其中的五個人，唯有王五與金大牙這兩人給逃了。王五逃到通州以南的灤縣時，被一條大水圳給擋住去路，唯一可以通行的一座小橋，竟被一頭躺臥在橋上的牛給堵死了。只要王五

稍微的靠近，那頭牛便會起身用犄角來頂撞他。這時的王五陷入了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的窘境。就這樣，當追緝他的巡邏隊追上來後，他也只能束手就擒。

另一頭的金大牙則是逃到了清河橋以北，被一個牧童所驅趕的兩頭牛給擠倒在爛泥巴堆裡。金大牙相當的生氣，便與牧童爭吵了起來。這清河縣與北京城相距不遠，當時圍觀的人群中有人認出金大牙來，隨即前去官府通報，將金大牙抓起來，押解歸案。

這個王五與金大牙都是回族同胞，也都是以宰殺牛隻為生的。碰巧，這回兩人又全都是栽在牛的身上，這不正是印證了他們倆平日屠殺的牲畜過多，導致那些受屠的生靈心有未甘，而這股怨氣，便透過同類來報復！或許有人不這麼認為，問題是，即便將金大牙被推入泥巴堆當成是個人為的意外；那麼，王五在灤縣碰上牛擋住去路的情況，這又該如何解釋呢！

〈灤陽消夏錄四〉

### 廿三、冤魂伴兇嫌

乾隆庚午。官庫失玉器。勘諸苑戶。苑戶常明對簿時。忽作童子聲曰。玉器非所竊。人則真所殺。我即所殺之魂也。問官大駭。移送刑部。姚安公時。為江蘇司郎中。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。魂曰。我名二格。年十四。家在海淀。父曰。李星望。前歲上元，常明引我觀燈歸。夜深人寂。常明戲調我。我力拒。且言歸當訴諸父。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。埋河岸下。父疑常明匿我。控諸巡城。送刑部。以事無佐證，議別緝真兇。我魂恒逐常明行，但相去四五尺，即覺熾如烈燄。不得近。後熱稍減。漸至二三尺。又漸近之尺許。昨乃都不覺熱。始得附之。又言初訊時。魂亦隨至刑部。指其門。乃廣西司。按所言月日。果檢得舊案。問其尸。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。掘之亦得。尚未壞。呼其父使辨識。長慟曰。吾兒也。以事雖幻杳。而證驗皆真。且訊問時。呼常明名。則忽似夢醒。作常明語。呼二格名。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。互辯數

四。始款伏。又父子絮語家事。一一分明。獄無可疑。乃以實狀上聞。論如律。命下之日。魂喜甚。本賣糕為活。忽高唱賣糕一聲。父泣曰。久不聞此。宛然生時聲也。問兒當何往。曰。吾亦不知。且去耳。自是再問。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。

乾隆庚午年間，發生國庫被盜的大事，許多珍奇異物都遺失了。於是，上頭便將看守庫房的苑戶們，一個一個提來審問。

其中有個叫常明的苑戶，在接受審問時突然變了聲音；他用小孩子的聲音說道：「遺失的東西不是常明偷的，可殺人的事卻是他所為，我就是被害人的靈魂。」審問竊案的官員為這突如其來的景象，詫異不已，為求謹慎，趕緊將此案轉由刑部來處理。

那時，先父正在刑部，官居江蘇司郎中。他與余文儀先生等人，共同審理此案。當他們將常明提來問話時，常明以被害人靈魂的口吻說道：「我的名字叫二格，今年十四歲了，家住海淀，我的父親名叫李

星望。去年元宵節的時候，常明帶我去看花燈，回來的路上，他趁著夜深無人之時，企圖來調戲我。我奮力抵抗，並警告他說，回去一定要告訴我父親。常明一怒之下，便用腰帶將我勒死，並將我的屍體掩埋在河堤底下。在我失蹤之後，父親懷疑是常明將我藏起來的，於是就到巡城衙門去告狀。後來，案子發送到刑部來審理，刑部的堂官竟說查無實證，要以重新追查涉案人為由，擱置整個案件。從那天起，我的冤魂便一直跟在常明的身後，但只能與他保持個四、五尺的距離。起初，我覺得他就像一團火球似的，很難接近。後來，他身上的熱量逐漸消失，我便一尺、一尺的來靠近他，一直到今天能夠完全附在他身上為止。」

二格接著說道：「當初，我父親前來告狀時，我的冤魂就悄悄地跟在他身邊。後來，案子交由刑部來審理，我很清楚的記得，受理此案的部門是廣西司。」

隨後，堂官根據二格所提供的日期，果然在廣西司裡找到了該項

案件的卷宗。同時又詢問了有關掩埋屍體的正確位置。二格的冤魂指出：「就在河堤旁幾棵楊柳樹下。」根據線索，果然挖掘出了二格尚未完全腐化的屍體。當李星望被傳來認屍時，他一見二格的屍首，隨即放聲大哭道：「這確實是我苦命的孩子呀！」雖然說整個案子相當的離奇，但經過不斷的驗證之後，整個情節確實如二格靈魂所言一般。

在審訊常明之時，只要堂官叫喚常明，常明便會如大夢初醒般，用自己的身份來回答。但只要堂官喚二格的名字，常明的身體便會傳出二格的聲音。就這樣，經過了數次的交叉詢問與對質之後，常明終於伏首認罪。

為了撫慰二格與父親之間的思念，堂官們也會利用時間，讓李星望與二格父子在大堂上交談，而他們之間的對話，則全圍繞在家中生活的點滴。

隨後，堂官總結此案，由於證據確鑿，在回報上司之後，很快便判刑下來：「兇嫌常明，泯滅人性罪無可赦，依律論斬。」

判決的那一天，二格顯得非常的高興。由於他在生前，經常幫助父親叫賣糕餅，於是，在欣喜之餘，便藉由常明的身體，再次高喊著特殊的叫賣聲。李星望聽了之後，老淚縱橫地說道：「都一年多了，未曾聽到我兒這熟悉的叫聲啦！簡直與生前一模一樣啊！」李父隨即問二格：「我兒今後要往哪裡去呢？」二格回答：「我也不知道。總之就是向前走吧！」

當二格說完話後不久，眾人再對著常明叫喚二格的名字時，便再也聽不見屬於二格聲音的回話了！



## 廿四、虐畜的果報

閩中某夫人。喜食貓。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。投貓於內。而灌以沸湯。貓為灰氣所蝕。毛盡脫落。不煩撻治。血盡歸於臟腑。肉白瑩如玉。云味勝雞雛十倍也。日日張網設機。所捕殺無算。後夫人病危。呦呦作貓聲。越十餘日乃死。盧觀察搗吉。嘗與鄰居。搗子蔭文。余婿也。嘗為余言之。因言景州一宦家子。好取貓犬之類。拗折其足。捩之向後。觀其子子跳號以為戲。所殺亦多。後生子女。皆足踵反向前。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銃。所擊無不中。日恒殺鳥數十。惟一子名濟寧州。其往濟寧州時所生也。年已十一二。忽遍體生瘡。如火烙痕。每一瘡內。有一個鐵子。竟不知何由而入。百藥不痊。竟以絕嗣。殺孽至重。信夫。

福建有位官家夫人相當愛吃貓肉，在她的行頭裡，隨時都準備著

一只陶罐，罐裡頭放著生石灰。每當她逮住貓以後，便將貓扔進陶罐裡，再淋上一壺開水。這時貓在陶罐裡，遇著石灰水的高熱侵蝕，外表的皮毛會完全脫落，這麼一來，就不需用到人工的方式來處理。另外，貓在如此高熱的折磨下，血液會完全回流到內臟，使得貓肉呈現出如玉石般的晶瑩潔白。這位夫人常說：「經過這般處理後的貓肉，比雞肉還要美味上數十倍呢！」

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，這位夫人天天張機設網來捉貓，被她逮住吃掉的貓，已經不計其數了。後來，這位夫人在病危時，終日就像貓一般，咿咿的唉叫。這個情況大概維持了十幾天，她才痛苦的離開了人世間。觀察道員盧撫吉大人就曾與這位夫人比鄰而居，而盧大人的公子盧蔭文是我的女婿，這個故事就是蔭文親口告訴我的。

還有，據說在景州境內有位官家子弟，他老愛捉一些小貓或小狗，活生生地將它們的腿給折斷，再把腳向後扭轉。讓牠們因疼痛而發出哀鳴，以及斷腿後顛仆的慘狀，把這等殘忍事拿來作為娛樂。後

來，他所生下的子女，個個都長成了一副腳跟朝前，腳趾朝後的怪模樣，說來可真是悲劇一樁啊！

還有，我家僕人王發，他最愛玩鳥槍，還是個百發百中的神槍手，一天至少要射殺幾十隻的飛禽。王發有一個兒子，因為出生地在山東濟寧，因此就取名叫做濟寧。在濟寧十二歲那年，全身上下長滿了膿瘡，每一個傷口都像被火槍擊中後的模樣。而且，每一個膿瘡裡都含著一顆鐵沙子，就是想不出這是如何鑽進去的。王發遍尋藥物要來醫治濟寧，卻毫無起色，最後濟寧還是不治身亡，而王家也因此絕了後！

從這幾個故事裡我們看到了，嗜好殺戮的人，到頭來的報應，絕對跟他所屠殺的數量與方式是成正比的。這三則故事不正是最好的證明嘛！

〈灤陽消夏錄四〉

## 廿五、惡媳的下場

侍姬之母沈媪。言高川有丐者。與母妻居一破廟中。丐夏月拾麥斗餘。囑妻磨麵以供母。妻匿其好麵。以粗麵洩穢水作餅與母食。是夕大雷雨。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。丐起視之。則有巨蛇自口入。齧其心死矣。丐曳而埋之。沈媪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。長二尺餘云。

明玕是我摯愛的侍妾，她的母親沈老太太曾跟大家說過這樣一個故事：在高川縣有個乞丐，他與母親、妻子同住在一座破廟裡。到了夏令時節，那乞丐撿拾了一斗多的麥粒子，特別吩咐妻子將麥粒磨成麵粉，料理一番，好供給母親食用。誰知那乞丐的妻子竟把較好的麵粉給藏了起來，只用麥糠和著一些劣質的麵粉，加上髒污的水，做了幾張餅，給乞丐的母親填肚子。

當天夜裡，來了一場大雷雨。此時，就聽到那乞丐的妻子發出令

人毛骨悚然的悽慘叫聲。乞丐立刻起身來探視，他赫然發現有一條大蛇，正從妻子的嘴巴鑽進她的肚子裡咬住她的心臟。因此當乞丐趨前探視時，妻子已經斷氣了，乞丐只好將妻子的屍體拉去掩埋了。

根據沈老太太的轉述：「我曾親眼看到那位乞丐妻子的屍體，並且還看到，從她的嘴巴到胸口垂著那條蛇的尾巴，少說也有二尺多長呢！」

〈灤陽消夏錄四〉

## 廿六、悔罪當真誠

先叔儀南公。言有王某曾某。素相善。王豔曾之婦。乘曾為盜所誣引。陰賄吏斃於獄。方營求媒妁。意忽自悔。遂輟其謀。擬為作功德解冤。既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。乃迎曾父母妻子於家。奉養備至。如是者數年。耗其家資之半。曾父母意不自安。欲以婦歸王。王固辭。奉養益謹。又數年。曾母病。王侍湯藥。衣不解帶。曾母臨歿。曰。久蒙厚恩。來世何以為報乎。王乃叩首流血。具陳其實。乞冥府見曾為解釋。母慨諾。曾父亦作手書一札。納曾母袖中曰。死果見兒。以此付之。再如修怨。黃泉下無相見也。後王為曾母營葬。督工勞倦。假寢壙側。忽聞耳畔大聲曰。冤則解矣。爾有一女忘之乎。惕然而寢。遂以女許嫁其子。後竟得善終。以必不可解之冤。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。真狡黠人哉。然如是之冤尚可解。知無不可解之冤矣。亦足為悔罪者勸也。

我的叔父說：有姓王與姓曾的兩位先生，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但是，這個王某人竟然垂涎曾某的妻子，想以不擇手段的方式，來獲得曾某的妻子。碰巧，當時曾某正陷入被盜匪誣告的官司而關在監牢裡；王某就乘此機會，買通了管理犯人的衙役，將曾某在監獄中折磨致死。

曾某死後，王某隨即準備向曾某家人來提親。就在一切將如王某所願的當下，他忽然良心發現，開始後悔他所做的一切壞事。於是，他放棄了迎娶曾某妻子的計畫，並且請來高僧，為曾某超渡，以求化解曾某的怨氣。只是，在王某的心中仍有著許多的不安，為了找個更實際的方式來彌補自己的罪業，他便將曾某的父母與妻兒接回家中，像對待自己的高堂一般，真誠地侍奉他們。

經過了幾年，王某耗盡了半數的家產，仍不改他的殷勤。曾某的父母、母親受到王某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心裡頭相當的感激。於是便提議，希望王某能納兒媳婦為妾，以作為報答；只是王某婉拒了。自

此以後，王某對於曾家二老的奉養更是有增無減。

又過了幾年，曾母病重，王某每日親奉湯藥，食不著席，衣不解帶。當曾母臨終之時，對著王某說：「這麼多年來承蒙你細心的照料，這樣的大恩大德，老朽今生恐怕無法償還了，來世你希望我們如何來報答你呢？」王某聽曾母這麼一說，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，一邊急忙磕著頭，不顧血流滿額；一邊將當初如何陷害曾某的動機與作法，從實招認了。並乞求著說：「希望老夫人到了地下，能在曾兄面前為王某緩頰，求曾兄念在這幾年來奉養二老的情誼上，寬恕王某的罪業啊！」曾家二老聽後，不免有些愴然，但回想這幾年王某確實是真誠付出，便答應了王某的請求。曾父還特地寫了一張信札，放進曾母的袖子裡，還叮嚀曾母說：「屆時遇上我兒，一定要將信札交給他，並且告訴他，如果還要記恨的話，以後九泉之下，就別怪我不念父子情誼啊！」

曾母死後，王某積極為她營辦喪禮，四處奔波，相當的勞累。有



一回，累得在墳塚旁睡著了。就在似睡未睡之時，忽然聽見耳邊有人大聲的說道：「冤仇是可以化解！但別忘了，你還有個女兒喔！」王某頓時驚醒，回味方才那段話後，便將女兒嫁給曾某之子。之後，王某人總算是獲得一個安詳的晚年，直到善終。

懂得用真誠懇切的情感，來消弭無法化解的冤仇，故事裡這位王某人，應該算是個既狡猾又聰明的傢伙吧！然而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連這般深仇大恨，只要有誠心，都能化解。這麼說來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是不可化解的冤仇呢！相信這個故事，應足以來作為勸人真誠懺悔，棄惡從善的借鏡吧！

〈如是我聞二〉

## 廿七、他命若我命

歙人蔣紫垣。流寓獻縣程家莊。以醫為業。有解砒毒方。用之即痊。然必邀取重貲。不滿所欲。則坐視其死。一日。暴卒。見夢於居停主人曰。吾以耽利之故。誤人九命矣。死者訴於冥司。司判我九世服砒死。今將轉輪。賂鬼卒。得來見君。特以此方奉授。君能持以活一人。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。言訖。涕泣而去。曰吾悔晚矣。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為末。水調服之而已，無他秘藥也。又聞諸沈丈豐功曰。冷水調石青。解砒毒如神。沈丈平生不妄語。其方當亦驗。

有個歙州人名叫蔣紫垣，流落到獻縣，居住在程家莊裡。他以行醫為業，有一帖專門化解誤食砒霜的秘方；用這個秘方，可以百分之百地把中毒的人給救活。但是，這個蔣紫垣相當的貪財，如果錢不到位，他寧可眼睜睜地看中毒的人死去，也不願伸出援手，足見他是一

個多麼沒有同情心的人。

有一天，這個蔣紫垣突然暴斃。過了不久，他便托夢給他的房東；他對房東說道：「因為我太貪財了，竟然耽誤了搶救九條人命的機會，這些往生的聯名到陰曹地府來告我，閻王老爺判我往後的九輩子都要服砒霜而死。現在正要押解我去投胎，我是賄賂了鬼卒才能來見你的。請你務必幫我一個忙，先收下我這個偏方；如果你能用這個秘方救活一個人，那麼我將減少一世的惡報輪迴，請你一定要幫幫我啊！」說完話後，蔣紫垣便痛哭流涕的離去。離去時，嘴裡還叨唸著：「都怪我不能早些覺悟，現在後悔，實在太晚啦！嗚……」

其實蔣紫垣所謂的秘方，不過是將防風一兩，磨成粉末，再用水調服，並不是多特殊的藥材秘方。過去，我也曾聽沈豐功先生說過：「用涼水調石清，可解砒霜之毒，而且頗具神效。」沈先生是位德高望重之人，一輩子不講假話，所以這個藥方的解毒效用，肯定是無庸置疑的。

（如是我聞二）

## 廿八、誰言無因果

交河蘇斗南。雍正癸丑會試歸。至白溝河。與一友遇於酒肆中。友方罷官。飲酣後。牢騷抑鬱。恨善惡之無報。適一人褲褶急裝。繫馬於樹。亦就對坐。側聽良久。揖其友而言曰。君疑因果有爽耶。夫好色者必病。嗜博者必敗。勢也。劫財者必誅。殺人者必抵。理也。同好色而稟有強弱。同嗜博而技有工拙。則勢不能齊。同劫財而有首有從。同殺人而有誤有故。則理宜別論。此中之消息微矣。其間功過互償。或以無報為報。罪福未盡。或有報而不即報。毫釐比較。益微乎微矣。君執曰前所見。而疑天道難明。不亦偵乎。且君亦何可怨天道。君命本當未入流出身。官至七品。以君機械多端。伺察多術。工於趨避。而於擠排。遂削官為八品。遷八品之時。自謂以心計巧密。由九品而陞。不知正以心計巧密。由七品而降也。因附耳而語。語訖。大聲曰。君忘之乎。因駭汗浹背。問何以能知微。笑曰。豈獨我知。三界孰不知。掉頭上馬。

惟見黃塵滾滾然。斯須滅跡。

住在交河縣的蘇斗南，曾於雍正爺癸丑年間赴京城參加會試大典。當他來到新城的白河溝境內，與一位朋友巧遇酒館之中。他這位朋友剛被罷官回鄉，酒過三巡之後，便聽到他滿嘴的嘟囔，似有發不完牢騷與吐不完的怨氣。一會兒怨恨人世間有多麼的不公平，一會兒又怒斥著善、惡根本無報應等話語。

此時，有個人，騎著馬往酒館的方向前來。他身上穿著相當貼身的衣褲，身手非常俐落。就看他翻身下馬，將馬兒拴在樹旁，大步地走進店裡，並在蘇斗南與他朋友的對面桌坐了下來。他靜靜的聽著蘇斗南的朋友所說的每句話。隨後便向前行禮，對著蘇先生的朋友說道：「聽仁兄這麼說，好像是在抱怨這天理不明、因果不彰，是吧？難道你沒聽說過，貪愛美色的人必然落得一身病，而嗜好賭博的人，也必定會落得一生窮，這之間都存在著必然的關係；如同搶劫的人，必

會受到制裁，殺人者必須償命一樣。若要推究其因，同樣是好色，稟性則有強、弱之分；同樣嗜賭，技術上又有巧拙之別，因此是無法將每個人的下場，拿來相提並論的。譬如，同樣是搶劫，卻有主從犯的差異；就算是殺人，也會有過失與蓄意的不同，這也都是需由情理上來做判斷，才算公平。

再說，這其中的因緣錯綜，微妙非常人能解。有些是功過相抵，以沒有報應作為報應；有些則是過去的福與罪尚未反應完畢，雖然應報但是還沒有報。這種種的現象，更顯示出因果的微妙與不可思議。仁兄因著自己偏狹的成見，便要質疑天道有虧，因果有爽，這豈不是顛倒是非嘛！

就拿仁兄來說吧！你真的有資格來怨天尤人嗎？其實，按你的官運看來，你本只是個九品縣官的命，假使你願意努力來修善的話，或許還有機會官至七品。可是你為人小聰明太多，且攻於心計，汲汲於趨炎附勢，專門作些排擠他人的勾當，所以命中的七品削成了八品。

沒想到，才讓你當個八品官，你就得意洋洋的，以為自己有多麼深諳官場之道。豈不知，要不是你機關算盡的話，你的官運又豈只是八品！」

接著，這人又附在蘇先生朋友的耳朵旁說了一些話，最後並大聲地說道：「這一些事情，難道你全忘了嗎？」這時，只看到蘇先生的朋友，被嚇得唇青臉慘白，冷汗直冒，顫抖地問到：「這：這些事情，你都是從哪裡得知的呢？」只見那人微微一笑的說：「豈止我知道啊！這天上的神祇，地上萬物的主神以及在人世間遊走的大神們，有哪個不知，哪個不曉呢！」說完話後，那人便掉頭上馬，揚長而去。只留下滾滾的黃沙，但走近一瞧，卻不見地上有任何的馬蹄印！

（如是我聞二）

## 廿九、莫結來世冤

從兄萬周。言交河有農家婦。每歸寧。輒騎一騾往。騾甚健而馴。不待人控引。即知路。或其夫無暇。即自騎以行。未嘗有失。一日歸稍晚。天陰月黑。不辨東西。騾忽橫逸載婦徑入秫田中。密葉深叢。迷不得返。半夜。乃抵一破寺。惟二丐者棲廡下。進退無計。不得已留與共宿。次日丐者送之還。其夫愧焉。將鬻騾於屠肆。夜夢人語曰。此騾前世盜汝錢。汝捕之急。逃而免。汝囑捕役繫其婦。羈留一夜。今為驢者。盜錢報。載汝婦入破寺者。繫婦報也。汝何必反結來世冤耶。惕然而悟。痛自懺悔。驢是夕忽自斃。

聽堂兄萬周說：在交河縣境內有位農婦，她每次回娘家時總會騎著一頭騾子。那頭騾子長得相當健壯，性情也非常溫和，不需人驅趕，自己也能認路。每回農婦的先生太忙而不能送她時，她便自己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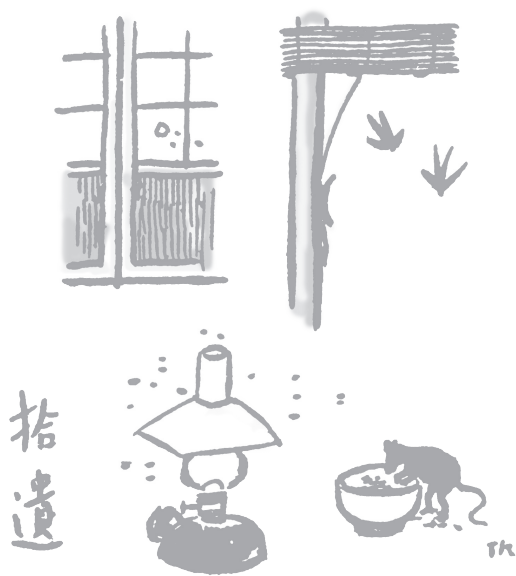


著騾子單獨往返，從沒出過任何差錯。

有一天，她從娘家動身時稍微晚了些，碰巧又是個月黑風高，能見度極差的夜晚。這時，那騾子竟一反常態地到處亂竄，載著農婦闖入了高粱田裡。農婦因路況不明，只能摸索著向前。走著、走著，來到一座破廟；這破廟裡早已住著兩個乞丐。由於農婦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那一夜，只好跟他們共度一宿。第二天，兩個乞丐便將農婦送回家去。農婦的丈夫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後，對妻子感到相當的抱歉，於是打定主意，要將那頭騾賣到屠宰場去。

當天夜晚，農夫做了一個夢，夢中有人告訴他說：「這頭騾子上輩子是個人，因為偷了你的錢，你派人去捉他，卻被他逃走了。於是，你便命人將他的妻子捉回來，與你共度一宿。他今生做騾子，是為了償還前世偷你錢的罪業；至於載你的妻子到破廟與乞丐過夜一事，則是報你前世對他妻子的所作所為。因果循環至此，已然了結，你又何必再結來世的冤孽呢！」農夫從夢中驚醒，深感前世的錯誤，隨即打

消了屠殺驟子的念頭。更令人驚訝的是，這頭驟子就在農夫原諒他的  
當晚，莫名地死去了。



（如是我聞三）

### 三十、害命者償命

從舅姚公介然曰。厲鬼報冤。見於典籍者不一。得於傳聞者亦不一。癸未五月。自鹽山耿家庵還崔莊。乃親見之。其人年約五十餘。戴草笠。著苧衫。以一驢馱襪被。繫河干柳樹下。倚樹而坐。余亦繫馬小憩。忽其人蹶然而起。以手作撐拒狀曰。害汝命。償汝命耳。何必若是相毆也。支柱良久。語漸模糊不可辨。忽躡身一躍。已汨沒於波浪中矣。同見者十餘人。咸合掌誦佛。雖不知所報何冤。然害命償命。則其所自道也。

堂舅姚介然先生說：對於冤魂厲鬼報仇的故事，在古籍史冊中記載了不少，一般的鄉間傳說更是不勝枚舉；在乾隆癸未那年，我曾親眼看見過一次。當時，我正從鹽山的耿家庵要返回崔莊，途中遇見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人，頭戴斗笠，身穿蓑衣，牽著一頭驢，驢子身上

掛著一條棉被。他把驢子拴在柳樹旁，自己則坐在樹下歇息。

不一會兒，就看到那個人匆忙地站了起來，雙手做出極力要抵抗的架勢，同時嘴裡還嚷嚷著：「我害你一命，還你一命就是了，你何必要如此毒打我呢！」之後，他還站在那僵持了好一會兒。漸漸地，他露出精疲力盡的態勢，所說的話也越來越模糊。忽然，他縱身往河裡一跳，隨即淹沒在河浪底下。當時在場的每個人，全都驚訝地合掌頻念佛。我們並不清楚那人究竟是被何種冤業纏身，也不知道他的過往。我猜想，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下場，應該是應了他那句「害你一命，就還你一命！」的話吧！

（如是我聞三）

## 卅一、心計換奇疾

奴子紀昌本姓魏。用黃犢子故事從主姓。少喜書。頗爛文藝。作字亦工楷。最有心計。平生無一事失便宜。晚得奇疾。目不能視。耳不能聽。口不能言。四肢不能動。周身並痿痺。不知痛癢。仰置榻上。塊然如木石。惟鼻息不絕。知其未死。按時以飲食置口中。尚能咀嚼而已。診之。乃六脈平和。毫無病狀。名醫亦無所措手。如是數年乃死。老僧果成曰。此病身死而心生。為自古醫經所不載。其業報歟。然此奴亦無大惡。不過務求自利。算無遺策耳。巧者造物之所忌。諒哉。

我們家有位奴僕名叫紀昌，他的本家姓魏，為效法隋朝黃犢子的事蹟，因此改從主家的姓。

紀昌打小就很喜歡讀書，對於文學與藝術有著相當嫻熟的認識，字也寫得很工整。只是這個人善於心計，一輩子，沒有一件事不想佔

別人的便宜。

到了晚年，得了一種怪病。眼睛看不見，耳朵聽不著，嘴巴不能說話，四肢不能動，全身肌肉萎縮，無法感覺到任何的痛癢。整天只能躺在床榻上，像個木雕泥塑的假人般，只剩呼吸能證明他仍是個活人；餵他吃飯時，也只存咀嚼與下咽的動作而已。

每位醫生診斷完他的狀況後都說：「他六脈平和，沒有絲毫的病狀啊！」他這個怪病，讓許多名醫束手無策。就這樣，過了幾年之後，紀昌才死去。

果成老法師，知道這件事後曾說：「這種現象稱之為『身死而心活』。自古以來，所有的醫學著述中，完全沒有這一方面的研究記載。我想，這應該就是因果業力對他所呈現的報應吧！」

話說回來，綜觀紀昌的一生並沒有做過什麼大罪大惡的事。唯獨喜歡貪小便宜，喜歡算計別人；誰知道，這樣偏差的心機，正犯了造物者最大的忌諱！單就這一點來看，咱們能不深加警惕反省嗎？（如是我聞三）

## 卅二、盲人助州牧

育嬰堂養濟院。是處有之。惟滄州別有一院養瞽者。而不隸於官。瞽者劉君瑞曰。昔有選人陳某。過滄州。資斧匱竭。無可告貸。進退無路。將自投於河。有瞽者憫之。傾囊以助其行。選人入京竟得官。荐至州牧。念念不能忘瞽者。自齎數百金。將申漂母之報。而遍覓瞽者不可得。併其姓名無知者。乃捐金建是院。以收養瞽者。此瞽者與此選人。均可謂之善人矣。君瑞又言眾瞽者留室一楹。旦夕炷香拜陳公。余謂陳公之側。瞽者亦宜設一坐。君瑞囁嚅曰。瞽者安可與官坐。余曰。如其官而祀之。則瞽者自不可坐。如以其義而祀之。則瞽者之義與官等。何不可坐耶。此事在康熙中。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。尚能舉居是院者為某某。今已三十餘年。不知其存與廢矣。

育嬰堂、養濟院這一類的慈善機構，在各個地方均有設立。而在

滄州境內則有一所專為收養盲人的單位，取名「養瞽院」。這所養瞽院和其他機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並非公營單位。

根據名叫劉君瑞的盲胞說：過去，有位陳姓候補官吏，當他進京路過滄州之時，碰巧身上的盤纏用盡了；他在滄州舉目無親，更沒有任何借貸的管道，在求助無門之下，竟萌生投河自盡的念頭。這時，有位盲胞瞭解了陳某的遭遇，隨即慷慨解囊，將身上所有的錢財拿出來接濟這位候補官吏，讓他能夠順利抵達京城取得官職。從此，並一路官運亨通，直到位居一州之長的顯赫地位。

陳某當了大官之後，念念不忘那位在他最失意之時伸出援手，雪中送炭的大恩人。於是，他著手籌集了幾百兩紋銀，準備效法韓信回報漂母一飯千金的作法，來回報他的恩公。無奈卻怎麼也找不到那位資助他的大恩人，甚至連恩人的姓名也無從得知。苦尋不著恩人的情況下，陳某便將這一筆錢捐出，在滄州境內興建這一所，專為收養孤苦無依盲胞的「養瞽院」。故事裡那位慷慨助人的盲胞，以及懂得知



恩圖報的陳某，其精神皆是值得後人來效法的典範。

接著劉君瑞又提到：「所有受過接濟的盲胞，為感念陳某的恩澤，便在養瞽院裡騰出一間房間，作為膜拜陳公的生祠。」聽他這麼一說，我隨即接道：「在陳公牌位旁，應當另設一座盲胞的牌位，好讓後人有機會來緬懷一下這位幫助陳公的盲胞才對！」劉君瑞聽完相當不以為然的說：「咦，區區一個盲人，怎麼好跟州官老爺們平起平坐呢！」我告訴他：「若要以官階來看，那位盲胞確實沒資格與陳公並排；然而，要論義行的話，相信讓他與陳公並肩受人追念，絕對是綽綽有餘的。」

那陳公與盲胞的相助之情，是發生在康熙年間的事。劉君瑞告訴我時，已是乾隆乙亥或丙子年間囉！我記得當時劉君瑞還能說出這養瞽院中許多盲人的名字，只是過了三十多年，不知那別具意義的養瞽院，如今是否安好！

〈槐西雜志一〉

### 卅三、算準躲不過

京師西四牌樓。有卜者日設肆於衢。雍正庚戌閏六月。忽自卜十八日橫死。相距一兩日耳。自揣無死法。而爻象甚明。乃於是日鍵戶不出。觀何由橫死。不虞忽地震屋圯。壓焉。使不自卜。是日必設肆通衢中。烏由覆壓。是亦數不可逃。使轉以先知誤也。

據說在北京城西邊的四牌樓附近，有位幫人卜卦算命、消災解惑的人。在雍正爺庚戌年閏六月時，為自己卜了一卦。卦象上顯示，在當月十八日他將遭到橫死的命運。算一算，距離占卜出的日子，只剩下一、兩天的時間。有鑑於卦象是那樣精確地顯示他必死無疑，致使他開始反覆琢磨著，到底會是怎樣的死法呢？在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的考量下，從那天起，他索性將自己關在家裡頭，想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。

想不到，十八日那天竟然發生了大地震。地震將算命先生的房子給震垮了，自然也把算命先生給壓死了。

回頭想想，要是算命先生不為自己卜卦，根本就不會知道自己將遭橫死的訊息。那麼地震當天，他一定會照常到城西來擺攤做生意，他又怎麼會死呢！其實，他真的算得很準，問題是準又如何呢，終究是躲不過啊！

〈灤陽續錄〉

## 卅四、所做換所受

有納其奴女為媵者。奴勿願。然無可如何也。其人故隸旗籍。亦自有主。媵後生一女。年十四五。主聞其姝麗。亦納為媵。心勿願。亦無如何也。喟然曰。不生此女。無此事也。其妻曰。不納某女。自不生此女矣。乃爽然自失。又親串中有一女。日搆其嫂。使受譙責不聊生。及出嫁。亦為小姑所搆。日受譙責如其嫂。歸而對嫂揮涕曰。今乃知婦難為也。天道好還。豈不信哉。又一少年。喜窺婦女。窗罅簾隙。百計潛伺。一日醉而寢。或戲以膏藥糊其目。醒覺腫痛不可忍。急揭去。眉及睫毛並拔盡。且所糊即所蓄媚藥。性至酷烈。目受其薰灼。竟以漸盲。又一友好傾軋。往來播弄。能使膠漆成冰炭。一夜。酒渴。飲冷茶。中先墮一蠟。陡螫其舌。潰為瘡。雖不致命。然舌短而拗戾。話言不復便捷矣。此亦若或使之。非偶然也。

有個人強納奴僕的女兒為妾，儘管奴僕百般不願意，但礙於是自己主人的關係只有忍氣吞聲，無奈的接受了。

這個強納奴僕之女為妾的人，本身歸屬在滿清的八旗編制裡；在他的上頭，自然也有管著他的主子。後來，那位被強納為妾的女子，為他生下一女；當女孩長到十四、五歲時，由於長得太漂亮了，那人的主子聽說之後，也把他的女兒強納為妾。他同樣有著百般的不願意，然迫於是主子的要求，也只能乖乖地獻上自己的掌上明珠。經過這件事情之後，常常聽到他唉聲嘆氣的說：「要是不生這個女兒的話，我也不用受這種窩囊氣！」他的妻子在一旁聽到後，便接著說：「要不是你強娶人家的女兒為填房，又怎會生下這個女兒來讓別人強娶呢！」那人聽了這番話後，才赫然發現到自己過去的所做，不正是今日的所受嗎！他有何資格來抱怨呢！

另外，在親戚家有個女兒，未出嫁前天天欺負她嫂子，動不動就張口辱罵，讓她的嫂子常陷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。後來她出嫁了，她

的小姑欺負她的方法，還比當初的她來得更惡毒、更可怕；不但見她就罵，而且隨手就打。之後，當她回到娘家看見嫂子時，便立刻哭著對她說：「過去都是我不好；今天，我終於知道做人家媳婦的難處了！」從這件事情看來，俗話所謂天道好還，豈容人不信！

還有個年輕人喜歡偷窺婦女，無論是從門窗口或簾縫裡，只要有機會，他從來不放過；用盡千方百計，就為一窺。有一天，他喝醉了，倒頭就睡，有人想來捉弄他，便將他隨身攜帶的藥膏布，貼在他的眼睛上。當他醒來後，直感覺到眼睛的四周相當地疼痛，急忙將藥膏貼布給撕去。一時間，連他的眉毛與睫毛也一同被撕了下來。隨後他便發現到，原來貼在他眼睛上的藥膏，竟是他珍藏來作為提性的藥物。這種藥物相當的熱辣，眼睛受不了這藥物的刺激，便漸漸地失明了。

另有一位朋友老愛搬弄是非，成天盡對人說些挑撥離間的話。無論再好的朋友，或是再親密的夫妻，一旦受到他的挑唆，很容易就

會出現反目成仇的景象，變得相敬如「冰」。

這一天夜裡，他因為喝多了酒，感到口渴，隨手便拿了杯涼茶來喝；沒想到，這杯子裡竟然有一隻蠍子。就在他喝水的同時，蠍子螫了他的舌頭，整個舌頭立刻腫了起來，緊接著化膿成瘡。雖說沒要了他的命，卻也因舌頭的殘壞，而出現口齒不清的狀況，再也無法俐落地說長道短了。

大家都說，這個人之所以會碰上這樣的事情，全是因為有鬼神在暗中懲罰他，這一切絕對不是偶然的！

〈槐西雜誌三〉

## 卅五、善抵五世災

康熙末。張歌橋有劉橫者。居河側。會河水暴滿。小舟重載者。往往漂沒。偶見中流一婦。抱斷櫓。浮沈波浪間。號呼求救。眾莫敢援。橫獨奮然曰。汝曹非丈夫哉。烏有見死不救者。自掉舴舨。追三四里。幾覆沒者數。竟拯出之。越日生一子。月餘。橫忽病。即命妻子治後事。時尚能行立。眾皆怪之。橫太息曰。吾不起也。吾援溺之夕。恍惚夢至一官府。吏卒導入。官持簿示吾曰。汝平生積惡種種。當今歲某日死。墮豕身。五世受屠割之刑。幸汝一日活二命。作大陰功。於冥律當延二紀。今銷除壽簿。用抵業報。仍以原註死日死。緣期限已迫。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。反促其生。故召爾證明。使知其故。今生因果並完矣。來生努力可也。醒而心惡之。未以告人。今屆期果病。尚望活乎。既而竟如其言。此見神理分明。毫釐不爽。乘除進退。恒合數世而計之。勿以偶然不驗。遂謂天道無知也。



康熙末年，在河間府張歌橋附近，有個叫做劉橫的人；其實，劉橫並不是他的真名，只因他為人霸道，大家才給他取了這樣的綽號。

有一年，下了好幾場的大雨，河水暴漲，那些往來河岸的小船，經常被湍急的河水給打翻。為了減少損失，船伕們便不約而同地停止了擺渡的工作。這一天，劉橫遠遠地看到一位婦人，懷抱著一支斷裂的船槳，在洶湧的河浪間，載浮載沈，同時拼了命地高喊求救。當時，許多站在河岸的船伕們，由於畏懼河水的澎湃，沒人敢去救她。於是劉橫便非常激憤地說道：「哼！見死不救，你們這些人算是哪門子的好漢啊！」說完話，隨即躍上小船，順流往下追了三、四里之遠；由於風浪過大，幾次差點翻船，但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最後還是將這個婦人給救了上岸。第二天，那個被救上岸的婦人還產下了一個男娃娃。

一個月後，劉橫忽然生了一場大病。病中，劉橫吩咐妻子開始為他準備後事。當時的劉橫還行動自如，因此，大家對於他要妻子為他

準備後事的吩咐，感到相當不解，紛紛前來詢問是何緣故。

面對諸多的關心，劉橫長嘆一聲說：「我肯定是活不了囉！因為，就在我救了那個婦人的夜裡，我做了一個夢，恍惚之間，來到一座府衙之前，有位差爺將我領進府內。裡頭有位官員打開一本簿子，對我說道：「你這一輩子造了許多惡業，本該在今年某月某日死去；而且，連著五輩子都將投胎為豬，接受宰割之苦。幸好，你在白天救了兩條性命，做了件大功德。根據陰間的法律，你本該獲得延長廿四年壽命的善報。不過，將這份功德，抵扣你之前所造的惡業後，你還是得在原来的死期身亡，只是免除了五世為豬，受人宰殺的惡報。現在，你的死期將近，為了不讓陽世人誤解，為何你做了這麼一件大功德，卻落得早死的命運；特地將你召來說明原委。最後再奉勸一句，你這一生的因果已經了結了，來生可要好好的做善事喔！」「當我醒來之後，只覺得狐疑與不舒服，卻沒有將整個事情給說出來。如今，莫名地生了這場病，我想是夢中那位官員的話即將實現了吧！」之後，劉

橫果然就在他所說的那一天去世了。

從這個故事裡讓我們看到了，天理循環，賞罰分明，一點也不含糊。一個人的命運，全都在這一生的所作所為裡，加減乘除著。因此，千萬不要因為某些事情還沒有顯現出因果的關係，便要說是老天爺不長眼睛喔！



〈姑妄聽之一〉

## 卅六、請誰來入甕

宋人詠蟹詩曰。水清詎免雙螯黑。秋老難逃一背紅。借寓朱勔之貪婪必敗也。然他物供庖廚。一死而已。惟蟹則生投釜甑。徐受蒸煮。由初沸至熟。至速亦逾數刻。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。意非夙孽深重。不墮是中。相傳趙公宏燮。官直隸巡撫時。一夜。夢家中已死僮僕媪婢數十人環跪階下。皆叩額乞命。曰。奴輩生受豢養恩。互結朋黨。蒙蔽主人。久而枝蔓牽纏。根深蒂固。成牢不可破之局。即稍有敗露。亦眾口一音。巧為解結。使心知之。而無如何。又久而陰相掣肘。使不如眾人之意。則不能行一事。坐是罪惡。墮入水族。使世世罹湯鑊之苦。明日主人供膳蟹。即奴輩後身。乞見赦宥。公故仁慈。天曙。以夢告司庖。飭舉蟹投水。且為禮懺作功德。時霜蟹肥美。使宅所供。尤精選膏腴。奴輩皆竊笑曰。老翁狡獪。造此語怖人耶。吾輩豈受汝者。竟效校人之烹。而以已放告。又乾沒其功德錢。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。竟終不知

也。此輩作姦。固其常態。要亦此數十僮僕媪婢者。留此錮習。適以自戕。請君入甕。此之謂歎。

宋朝人《詠蟹》詩上說：「水清詎免雙螯黑，秋老難逃一背紅。」這是首用來諷刺當時朱勳的貪婪終將獲得果報的隱喻詩。然而，真要比較供應食用的動物，死得最慘的真的非螃蟹莫屬了。你看，其他的動物進到廚房裡，不過一刀便死；而螃蟹卻要活生生的在大鍋中慢慢地被蒸煮；從冷水開始，一直到完全沸騰，少說也有幾十分鐘。這期間，身在越來越熱的空間裡，螃蟹們可真是求生無望，求死不能啊！我想，要不是上輩子造過什麼大惡的話，這一生又怎麼會投胎來作螃蟹呢！

相傳，前直隸巡撫趙宏燮在任的時候，曾做過這樣一個夢：他夢見已往生的奴僕、婢女們一大堆人，跪在他家的台階前，磕頭請罪道：「老爺啊，奴才們真是該死！奴才們生前都受到大人的奉養之恩，

而我們卻不思知恩圖報，還經常結黨來蒙蔽大人您。日子久了，大家都曾對您不忠；之後，在相互牽制的惡性循環下，奴才們竟成了一個無法對您說實話的共犯結構。即使在某些事情上露出了馬腳，在您追問時，我們仍然會異口同聲來否認，甚至用巧言來辯解；經常給您帶來困惑，卻對奴才們無可奈何。後來，我們更加無法無天，只要不如我們的意，我們就會在背地裡作梗，即使由您出面來疏通也無效。奴才們經常以此作為挾持主人的手段；正因奴才們作了這麼多壞事，閻羅天子便判我們今生投胎為水族動物，世世代代都將接受鍋蒸湯煮的痛苦。明日大人府上準備享用的那堆螃蟹，正是奴才們今生的模樣。奴才們祈求大人能夠念在一世主從的份上，原諒奴才們的過錯，放奴才們一條生路吧！」

趙宏燮本就是一位好好先生，於是，在天亮之後，他便來到廚房，並將昨夜夢境中的一切，說給廚房裡頭的人聽。同時，還吩咐他們將那些螃蟹給放生了；並拿出銀兩，要下屬為那些犯錯誤並已過世

的奴僕們，作幾場法事，超渡一番。當時正值秋季，螃蟹正在肥美的勁頭上，能供給官府使用的貨色，更是上上之選。因此，在趙宏燮走後，府上的下人們便偷偷地笑著說：「啐！這老爺子可真是狡猾啊！還故意編這麼個故事來嚇唬我們，以為咱們是被嚇大的呀！」之後他們並沒有將那些螃蟹放生，反而將它們全給煮了，大快朵頤一番。不僅如此，他們還將用來超渡作法會的錢，分到自己的口袋去。回頭，再向趙大人稟報說：「螃蟹全都放生了，超渡的法會也功德圓滿了。」趙宏燮聽了，自然感到相當的欣慰，可他萬萬沒有想到，自己又被下人給矇騙了！

雖說奴才們蒙蔽主人是常有的事，但主要還是因為過去這數十僮僕，自己遺留下了根深蒂固的惡習，而自絕生路的；若要問說在這個世上究竟有沒有作繭自縛、請君入甕的人呢？從這件事情上看來，答案是：「有。」

〈姑妄聽之一〉

## 卅七、披毛戴角還

沈媪言里有趙三者。與母俱傭於郭氏。母歿後年餘。一夕。似夢非夢。聞母語曰。明日大雪。牆頭當凍死一雞。主人必與爾。爾慎勿食。我嘗盜主人三百錢。冥司判為雞以償。今生卯足數而去也。次日。果如所言。趙三不肯食。泣而埋之。反覆窮詰。始吐其實。此數年內事也。然則世之供車騎受刲煮者。必有前因焉。人不知耳。此輩之狡黠攘竊者。亦必有後果焉。人不思耳。

明玕的母親沈老夫人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：在他們村子裡住著一位名叫趙三的年輕人，母子兩人都在郭家幫傭。後來，趙母去世了。過了一年多，有一晚，當趙三躺在床上，半夢半醒之間，忽然聽到他的母親對他說道：「三兒啊！聽我說！明日將會下大雪，在牆頭底下會有隻母雞被凍死，主人要是將那隻雞送給你，你可千萬不能吃啊！因



為，那是娘今生的模樣。我之所以會變成這樣，全是因為我曾偷了主人家的三百錢；死後，閻羅天子便判我投胎做母雞，生雞蛋來還前世所欠下的債。如今，所下的蛋已達到償還的數目，我自然沒有存活的必要了。」

第二天，果然下了一場雪，牆角邊上真有隻被凍死的母雞；而主人還真的將母雞賞給趙三，趙三當然不肯吃，而且還哭著將那隻母雞給葬了。主人知道後，覺得很奇怪，便一直追問原因，趙三在主人追問之下，便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主人。

這個故事，不過就發生在這幾年間。看看這世上有這麼多供人使喚的驢啊、馬啊，還有那麼多為填飽人們肚皮的豬、牛、羊的，他們肯定都背負著前世所種下的因緣，只是人們不知道罷了。對於現在仍在進行些狡猾奸詐、明搶暗奪的人來說，未來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，只是人們往往不這麼想罷了。

〈姑妄聽之二〉

## 卅八、教育的真諦

郭大椿。郭雙桂。郭三槐。兄弟也。三槐屢侮其兄。且詣縣訟之。歸憩一寺。見緇袍滿座。梵唄競作。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。宣疏通誠之時。淚隨聲下。叩之寺僧。曰。某公之兄病危。為叩佛祈福也。三槐癡立良久。忽發顛狂。頓足捶胸而呼曰。人家兄弟如是耶。如是一語。反覆不已。掖至家。不寢不食。仍頓足捶胸。誦此一語。兩三日不止。大椿。雙桂。故別住。聞信俱來。持其手哭曰。弟何至是。三槐又癡立良久。突抱兩兄曰。兄固如是耶。長號數聲。一踊而絕。咸曰神殛之。非也。三槐愧而自咎。此聖賢所謂改過。釋氏所謂懺悔也。苟充是志。雖田荆姜被。均所能為。神方許之。安得殛之。其一慟立殞。直由感動於中。天良激發。自覺不可立於世。故一瞑不視。戢影黃泉。豈神之奪其魄哉。惜知過而不知補過。氣質用事。一往莫收。無學問以濟之。無明師益友以導之。無賢妻子以輔之。遂不能惡始美終。以圖晚蓋。是則

其不幸焉耳。昔田氏姊買一小婢。倡家女也。聞人誚鄰婦淫亂。瞿然驚曰。是不可為也。吾以為當如是也。後嫁為農家妻。終身貞潔。然則三槐悖理。正坐不知。故子弟當先使知禮。

郭大椿、郭雙桂以及郭三槐，他們三個是親兄弟。小弟郭三槐卻經常以小欺大，對兩個哥哥沒大沒小的。甚至常為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情，跑到官府去告他的兩位兄長。這一天，他正從官府告完他哥哥，往回家的路上走來。經過一間寺院，因為腿酸，便在那裡稍作休息。當時寺院裡正在舉行法會，法師們以相當莊嚴肅穆的儀態，齊聲誦著經，鐘磬之聲響徹整個大殿。而這場法會的主人則站在一旁，他身上穿著祭祀時的服裝，面容相當的哀淒。輪到他宣讀祝禱的文辭時，只見他聲淚俱下，相當地悲傷。

當時，站在一旁的郭三槐越看越好奇，便向寺中的法師請問：「這戶人家究竟是發生什麼事情了，那個人幹嘛一直哭哭啼啼的呢？」法

師回答他說：「施主有所不知啊！這位功德主是來這裡為他病危的親大哥祈福的。」郭三槐聽法師這麼一說，忽然，像是腦門上被挨了一記似的，整個人傻楞楞地站在哪裡；緊接著又像是發了狂似的，不斷捶胸頓足，嘴裡頭高喊著：「人家的兄弟們是如此的友愛，而我怎麼是這個樣子呢？」就這樣，一直不斷地重複著這一句話。從寺院回到家中，郭三槐開始不吃不喝，整天盡是重複著那一句：「人家的兄弟們是如此的友愛，而我怎麼是這個樣子呢？」同樣的，他仍是一邊說，一邊捶胸頓足。往後的兩、三天裡，都是同樣的話語，同樣的動作；像個瘋子，又像個呆子。

郭三槐的大哥與二哥聽說弟弟發生了這個情況，隨即趕往郭三槐的家中。他們二人來到郭三槐的床邊，拉著三槐的手哭著說道：「弟弟呀！你這是怎麼啦？怎麼啦？」三槐看見兄長前來，還對自己流露出關愛與憐惜之情，先是楞了一下，痴呆地看著二位兄長；忽然，郭三槐起身將兄長們緊緊地抱在懷裡說到：「我的兄長原來是這樣的好啊！」

你們真是我的好哥哥啊！」隨即放聲大哭，之後，猛然一動，竟然就斷氣了。

事後有人說這是上天對郭三槐不懂友愛兄長所做的懲罰，其實不然啊；應該說，那是郭三槐良心發現了，開始對自己過去的所做所為感到內疚，因而產生了無地自容的羞愧。他這種表現，完全符合儒家所倡導的改過，以及佛家所強調的懺悔功夫。只要他有了這樣的念頭，未來想成為令人傳頌的孝悌典範，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；這不正是神明教化的用意嗎，又怎麼會將一個已經明白自己的過錯，並準備要來改過遷善的人給擊斃呢！

話說回來，郭三槐之所以會喪命，全是因為在良心發現之後，深感無地自容，一時情急，氣血攻心，才致死的，絕不是神明奪了他的魂魄。在整件事情上頭，比較可惜的是，當郭三槐知道自己的過錯後，卻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方法來彌補；因此，才造成他一時慌了心念，導致一個無法收拾的下場。再加上他並未接受過良好的教育，也

沒有紮實的學問作為處事的根本，身邊更沒有良師益友來開導他，以及賢妻良母來規勸他，使得三槐終究無法完成與親兄弟重修舊好的心願。當然，也就失去了這一生痛改前非的機會！

當年，我的姐姐曾收過一位婢女，這個婢女是在青樓裡長大的，因此她學會了各種討好男人的伎倆。有一天，她不經意的聽見有人在數落一位女人的種種不是，並且還辱罵那婦人是淫婦。這婢女聽到之後，感到相當驚訝：「難道這些事都是女人不應該做的嗎；我還以為做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呢！」後來，她嫁給了一位農夫，一生自愛直到終老。

由此可知，郭三槐之所以會有那些倒行逆施的表現，全是因為在他的生活裡，沒有是與非、對與錯的價值觀才造成的。因此，想要教育好一個孩子，應當先教育他知禮、守禮，讓他明白生活的真諦與做人處事的道理。而非一味地灌輸賺錢，或是追逐名利的自私法則。您說是嗎？

## 卅九、莫執屠生刀

汪閣學曉園。言有一老僧過屠市。泫然流涕。或訝之。曰。其說長矣。吾能記兩世事。吾初世為屠人。年三十餘死。魂為數人執縛去。冥官責以殺孽至重。押赴轉輪受惡報。覺恍惚迷離。如醉如夢。惟惱熱不可忍。忽似清涼。則已在豕欄矣。斷乳後。見食不潔。心知其穢。然飢火燔燒。五臟皆如焦裂。不得已食之。後漸通豬語。時與同類相問訊。能記前身者頗多。特不能與人言耳。大抵皆自知當屠割。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。目睫往往有溼痕者。自悲也。軀幹癡重。夏極苦熱。惟汨沒泥水中稍可。然不常得。毛疏而勁。冬極苦寒。視犬羊軟毳厚氈。有如仙獸。遇捕執時。自知不免。姑跳踉奔避。冀緩須臾。追得後。蹶踏頭項。拗捩蹄肘。繩勒四足。深至骨。痛若刀劊。或載以舟車。則重疊相壓。肋如欲折。百脈涌塞。腹如欲裂。或貫以竿而扛之。更痛甚三木矣。至屠市提擲於地。心脾皆震動欲碎。或即日死。或縛至數日。彌難

忍受時。見刀俎在左。湯鑊在右。不知著我身時。作何痛楚。輒簌簌戰慄不止。又時自顧己身。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。作誰家杯中羹。悽慘欲絕。比受戮時。屠人一牽拽。即惶怖昏瞶。四體皆軟。覺心如左右震蕩。魂如自頂飛出。又復落下。見刀光晃耀。不敢正視。惟瞑目以待割剔。屠人先剗刃於喉。搖撼擺撥。瀉血盆盎中。其苦非口所能道。求死不得。惟有長號。血盡始刺心大痛。遂不能作聲。漸恍惚迷離。如醉如夢。如初轉生時。良久稍醒。自視已為人形矣。冥官以夙生。尚有善業。仍許為人。是為今生。頃見此豬。哀其荼毒。因念昔受此荼毒時。又惜此持刀人。將來亦必受此荼毒。三念交縈。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。屠人聞之。遽擲刀於地。竟改業為賣菜傭。

曾聽內閣學士汪曉園說過：有位老和尚路過屠宰場，淚流滿面地望著那些待宰的豬隻。許多人在看到此一景象後，都為老和尚突如其來的傷心感到詫異。有人便過來安撫老和尚的情緒，並探詢老和尚為



何掉淚？

老和尚說道：「說來話長啊！我之所以會如此難過，那是因為我還能記得兩輩子以前所經歷過的事情。我記得，在我第一次投胎做人時，我的職業就是一名屠夫。活到三十幾歲時便死了，我的魂魄被幾個鬼差捉去見閻羅天子。當閻羅天子將我在陽間所犯下的殺業做了一番整理後，隨即列出一世我所須承受的果報，並立刻將我押送到轉輪王處，聽候發落。突然間，我只感到一陣的昏眩，像喝醉酒，又像作夢似地，一股強烈的燥熱讓我相當的不舒服；不一會兒，四周突然變得清涼起來，待我意識恢復，猛然一看，原來我已經投胎在豬圈裡了。」

「我記得，斷奶之後，人們開始以飼料來餵我。起初，我只覺得那些飼料真的好噁心，根本讓「人」無法下嚥；可問題是，不吃飼料，那份飢餓的折磨，在五臟六腑之間翻騰著，更是難受。不得已，只好開始吃那些豬食了。」

「日子一久，我漸漸地懂得豬群之間的語言，還經常與同伴們話家常。這其中，能夠說出上輩子經歷的還真不少，不過就是無法向人類說明罷了。大夥都很清楚，未來，只有被宰殺一途。因此，每回聊到未來的命運，大家只能發出許多惆悵與無奈的哀嘆。你看，在我們豬隻的眼眶四周，經常含著淚水，這全是為自己即將到來的遭遇，感到心酸所致。因為我們的身形體態相當的笨重，每到夏天，那份酷熱對我們來說，真是一種無情的折磨！除非是泡在在爛泥巴坑裡，才能獲得短暫的清涼；只是這樣的享受，機會真的很少。到了冬天也不好過，由於我們豬隻身上的毛髮又硬又少，入冬後那股冷勁，真叫豬兒難受。所以啊！我們真的非常羨慕那些身上披著柔軟皮毛的狗與羊兒，因為，在我們的眼中，他們可是不折不扣的神仙獸呢！」

「等到我們長得夠大時，也就是要被送上屠宰場的時候了。其實，我們都知道難逃一死，然而被捕捉時，仍不免要拼命的閃躲；畢竟，誰都不想那麼早死！一旦被捉住，人們通常會以相當粗暴的

方式來對待我們。先是用腳踩著我們的頭，再用粗麻繩將我們的四肢綑綁，那繩子勒緊的程度，幾乎就像是刀子剝在骨頭上一般疼痛。接著，我們會被帶往車上或船上，然後就任憑我們的重量相互地壓在彼此身上，壓到肋骨斷了，血液倒流，連肚子都快被擠爆了；那份疼啊，也只有沉痛，足以形容了！有時候人類會用一根木棍，將我們四肢朝天地抬著走，那種折磨簡直比官府的酷刑還要殘忍。到了屠宰場，隨手就將我們一摔；天啊！那份疼勁兒就是人們常說的『肝腸寸斷，痛徹心扉』啊！」

「來到市場後，還不見得能馬上受屠哦！多等幾天的豬隻，就被綁在那裡，多受幾天恐懼的苦。成天得接受那些屠刀與沸騰湯鍋的威脅，不知何時要輪到自己？屆時，又將面對怎樣的痛苦？想到這裡，不由得全身發抖。再看看自己一身的肥肉，到時候不知要被剝成多少塊，要分到幾戶人家做菜餚；想想，真是悲哀淒涼啊！」

「終於輪到自己要被宰了！只要被屠夫一拉，就能把豬隻們嚇得

頭昏眼花、四肢無力；那股強大的懼怕，逼得人喘不過氣來；靈魂就這麼一會兒出竅，一會兒又飛回來。看著頭上的刀光閃爍，再怎麼勇敢，恐怕也無法正視下去，唯有閉著眼睛等死。屠夫用刀將我的喉嚨給割斷，再用力扯動我的身體，好讓血流到盆子裡。那一剎那的痛苦，真的是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，只能藉由高聲的悲嚎，來做為最後的抗議。等身上的血放完了，便一刀往心臟刺去。天啊！當時，真的好痛，好痛喔！瞬間，聽不見自己哭喊的聲音了！接著就感覺意識越來越模糊，彷彿又回到了之前投胎的感覺裡。不一會兒醒來，發現自己終於脫離畜道，再次變回人身了。」

「閻羅天子念我生前仍做過些善事，允許我重新投胎做人，也就是各位現在所看到的我。因此，當我看到了這頭豬所受的苦，不由得又讓我想起了，前一世的我所遭遇過的種種折磨；當然，我也為這位屠夫來生的遭遇感到擔心。這三種悲痛的心情交錯著，坦白說，我真的不知道，這把眼淚究竟是在為誰流啊……！」

聽完老和尚這一番說明後，嚇得那位屠夫立刻放下屠刀，從此不再殺生，而是改行賣菜去了。

〈樂陽續錄三〉

## 刑場



## 四十、君子與小人

小人之謀。無往不福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實信。李雲舉言其兄憲威。官廣東時。聞一游士。性迂僻。過嶺干謁親舊。頗有所獲。歸裝襍被衣履之外。獨有二巨篋。其重四人乃能舁。不知其何所攜也。一日。至一換舟處。兩舷相接。束以巨繩扛而過。忽四繩皆斷如力截。訇然墮板上。兩篋皆破裂。頓足悼惜。急開檢視。則一貯新端硯。一貯英德石也。石篋中白金一封。約六七十兩。紙裏亦綻。方拈起審視。失手落水。倩漁戶投水求之。僅得一半。方懊喪間。同來舟子遽賀曰。盜為此二篋。相隨已數日。以岸上有人家。不敢發。吾惴惴不敢言。今見非財物。已睡而散矣。君真福人哉。抑陰功得神祐也。同舟一客私語曰。渠有何陰功。但有一癡事耳。渠在粵日。嘗以二百二十金託逆旅主人買一妾。云是一年餘新婦。貧不舉火。故鬻以自活。到門之日。其翁姑及婿俱來送。皆羸疾如乞丐。臨入房。互相抱持痛哭。訣別已分手。猶追數

步。更絮語。媒媼強曳婦入。其翁抱數月小兒。向渠叩首曰。此兒失乳。生死未可知。乞容其母暫一乳。且延今日。明日再作計。渠忽躍然起曰。吾謂婦見出耳。今見情狀。悽動心脾。即引汝婦去。金亦不必償也。古今人相去不遠。馮京之父。吾豈不能為哉。竟對眾焚其券。不知乃主人窺其忠厚。偽飾己女以給之。儻其竟納。又別有狡謀也。同寓皆知。渠至今未悟。豈鬼神即錄為陰功耶。又一客曰。是陰功也。其事雖癡。其心則實出於惻隱。鬼神鑒察其心而已矣。今日免禍。即謂緣此事可也。彼逆旅主人。尚不知究竟何如耳。先師又聘先生。雲舉兄也。謂雲舉曰。吾以此客之論為然。余又憶姚安公言。田丈耕野西征時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偕二千總。將三百兵出遊徼。猝遇額魯特自間道來。二千總啟虎曰。賊馬健。退走必為所及。請公率前隊扼山口。我二人率後隊助之。賊不知我多寡。猶可守。虎以為然。率眾力鬥。二千總已先遁。蓋給虎與戰。以稽時刻。虎敗。則去已遠也。虎遂戰歿。後蔭其子先捷如父官。此雖受給而敗。然受給適以成其忠。故曰。小人之謀。無往不

福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實確。

俗話說得好：「小人所施展的壞心眼與花招，全是在為君子們鋪路、造福的。」這句話聽起來或許有些消極與鄉愿，但絕對是千真萬確的事。

我的朋友李雲舉說過這樣一件事：兄長李憲威在廣東當官時，曾聽說有一位遊歷四方的學子，他的個性相當的內向與孤僻。他曾流浪到廣東嶺南一帶，造訪過許多的親朋好友，帶回不少贈禮。回程時，除了當初帶去的行李之外，還帶回兩大口箱子；這兩口箱子相當沈重，需由四個人才抬得動，大家都不知道這箱子裡究竟是裝了什麼東西。

這一天，他在某處換船之時，兩艘船之間為乘客們搭起了一塊木板，以做為換船的路徑。學子特地雇用了四個人，將這兩口箱子給細綁好，準備抬過另一艘船。就在箱子被抬到木板中間時，細綁箱子的



繩索像被刀子割斷似的，箱子全都掉落在木板之上，把木箱板都給撞壞了。那位學子相當的心疼，立刻打開箱子探視裡頭的東西，其中一口放置著幾塊端硯，另一口則是放滿了英德石；在石縫之間還有著一只小包，這只小包的外皮破了，露出了白花花的銀兩，大約有六、七十兩之多。學子急忙著清點銀兩的數目，不料一陣手忙腳亂地，卻讓銀子全給掉進河中。學子連忙請漁夫為他打撈，費了很大的功夫，才撈起原數目的一半，學子還為此感到相當的懊惱。

正當學子在懊惱之際，忽然聽到一位船家向他道賀，船家說：「先生不需懊惱，我還要為這事向您道賀呢！因為你帶了這兩口不知裝了什麼寶貝的箱子，早就引起了強盜們的覬覦，只因這兩岸之間來往的人甚多，使得他們找不到機會下手行搶。現在，他們看到了這箱子裡並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已然散去了！我說您啊，可真是位有福氣的人，一定是做了不少的好事，才能獲得神明如此的庇佑吧！」

同船另一位瞭解內情的人便開口說道：「啐！這位先生有什麼功

德可言嘛！盡做一些別人不會做的傻事。他在廣州的時候，曾經花了二百二十兩銀子，買了一個小老婆；後來聽說這個女子剛結婚一年，由於家裡實在太窮了，只好再將她賣掉，讓全家人都有好日子過。

在過門當天，這位小娘子的公婆及先生都前來送行，他們家個個都病體纏身，看起來都像乞丐似的。當場一家人哭得死去活來，好似生離死別一般。不但如此，當學子與小娘子出門之後，他家的人還追了上來，媒婆雖然將小娘子趕上船，可是他的公公仍舊不肯死心，手裡頭抱著一個嬰兒追上前來，對著學子磕頭哀求著說：大官人求您行個好，我手中的孩子從此將與母親永別，無人撫養，未來更是生死未卜；求大官人讓他的母親再給他餵一次奶，明天以後，我們再自行想法子，這樣好嗎？」

學子一聽便立刻動容地說道：「我以為是小娘子有什麼過失，你們才要將她弄走，如今知道是這麼一回事，真叫人心酸啊！好吧，你就將她帶回家團圓吧；至於那二百二十兩我也不向你們討回了。古人

做得到的，我也做得到，我願效法宋朝馮京之父的作為，成全你們一家子。」說完話後，隨即將那張賣身契當眾燒毀掉。

同船之人接著說：「其實這完全是一場騙局！這夥人就是看學子老實好欺負，便串通媒婆演了這齣戲，把這女子裝成窮不拉幾的，好來博取學子的同情心。我說啊，幸好學子沒有堅持將小娘子帶走，否則的話，這群人後面要耍的陰謀詭計才更嚇人呢！他們這些壞主意，我們全船的人都知道，就他這個呆瓜，還被他們唬得一愣一愣的，到如今還執迷不悔。所以你們說嘛，做了這種傻事，也算得上是功德一件嗎？笑話，哼！」

同船的另一人隨即說道：「你可別這麼說哦！這位學子表面上是做了一件傻事，但各位不妨仔細想想，其實他可真的是做了件大功德唷！因為，他確實是起了惻隱之心，而神明觀察一個人的標準首重在於他的發心。這位學子心地善良，今天能免遭盜匪之禍，跟他處理小娘子的作法，絕對是有關連的。至於那些欺騙他的人，將來還不知要

面對怎樣的下場呢！」

我的老師李又聃先生，也就是李雲舉先生的哥哥，在他聽完整個故事之後便說道：「我覺得還是後面這位先生的說法才是正確的。」

這件事也讓我想起了先父曾說過的一個故事：「據說，田耕野將軍在西征之時，曾派遣平魯守備李虎偕同二位千總將軍，帶著三百名士兵去突襲敵人。半路上，便聽說有一隊額魯特蒙古人走小道要來攻擊他們。兩位千總便向李虎將軍報告說：『蒙古人兵強馬壯，咱們要是立即退兵，一定會受到蒙古人的追擊，這對我們而言相當不利；為了大局著想，請將軍先率領前隊人馬，抵擋在前方的山口，我們兩人再率領著後隊兵馬，從後方來接濟您。如此一來，蒙古人一定無法知道我軍的虛實，到時或許還能守住我們現有的基地，敬請將軍定奪！』」

李虎將軍一聽覺得有道理，便依計行事。只不過，正當李虎將軍率領著兵馬在前方山口浴血奮戰時，這兩位千總卻帶著兵馬從小路逃跑了。李虎將軍與前隊的將士們，就這麼成了掩護他們二人逃跑的犧

牲品。李將軍在敵眾我寡的劣勢之下戰敗了，同時也犧牲了性命。後來，李虎將軍的兒子因父親這一件英勇的戰功，被破格提升為平魯守備一職，也繼承了父親的官職。李虎將軍雖然遭人陷害，戰死在沙場上；然而，這樣的陷害，不但成就了李將軍一世英勇的美名，更庇蔭了李將軍後代的前途啊！」

所以說：「小人所施展的壞心眼與花招，全是在為君子們鋪路、造福的。」這句話聽起來確實有些消極與鄉愿，但絕對是千真萬確的！

〈樂陽續錄五〉

## 四十一、右臺觀心鏡

于道光言。有士人夜過嶽廟。朱扉嚴閉。而有人自廟中出。知是神靈。膜拜呼上聖。其人引手掖之。曰我非貴神。右臺司鏡之吏。賚文簿到此也。問司鏡何義。其業鏡也耶。曰近之。而又一事也。業鏡所照。行事之善惡耳。至方寸微曖。情偽萬端。起滅無恒。包藏不測。幽深邃密。無跡可窺。由往往外貌麟鸞。中蹈鬼蜮。隱匿未形。業鏡不能照也。南北宋後。此術滋工。塗飾彌縫。或終身不敗。故諸天合議。移業鏡於左臺。照真小人。增心鏡於右臺。照偽君子。圓光對照。靈府洞然。有拗捩者。有偏倚者。有黑如漆者。有曲如鉤者。有拉雜如糞牆者。有混濁如泥滓者。有城府險阻。千重萬掩者。有脈絡屈盤。左穿右貫者。有如荊棘者。有如刀劍者。有如蜂蠆者。有如狼虎者。有現冠蓋影者。有現金銀氣者。甚有隱隱躍躍。現祕戲圖者。而回顧其形。則皆岸然道貌也。其圓瑩如明珠。清澈如水晶者。千百之一二耳。如是者。

吾立鏡側。籍而記之。三月一達於嶽帝。定罪福焉。大抵名愈高。則責愈嚴。術愈巧。則罰愈重。春秋二百四十年。瘳惡不一。惟震夷伯之廟。天特示譴於展氏。隱慝故也。子其識之。士人拜授教。歸而乞道光書額。名其室曰觀心。

聽于道光先生說過這樣一件事：某夜，有個書生路過東嶽廟，由於時間已晚，廟方早將廟門緊閉，路上也少有人跡。正當書生經過廟前的時候，他赫然看到，有個人竟然從緊閉的廟門中「穿」了出來，這景象讓書生感到相當地驚訝。他隨即想到，這個人一定是神；於是便撲向前去，跪倒在地，除了不斷的膜拜之外，嘴巴還直嚷嚷著：神明顯靈啦！神明顯靈啦！

那位穿門而過的人見到書生這副模樣，立刻伸手將他攙扶起來，並對他說道：「這位仁兄誤會了！我並不是你口中所謂的神明，我是右臺司鏡官，出差到此來遞送統計資料的。」書生聽完官員的話後，便

接著問到：「右臺司鏡官，這是負責什麼業務的官啊？莫非就是在管理那面辨別世間善惡的業力鏡嗎！」神官回答道：「很靠近了！不過我所管理的是另外一面鏡子。」

那人接著說道：「你剛才所提的業力鏡，顯現的是人們表現在外的善行與惡事。至於那些藏在心中充滿著各種慾望與虛偽的雜想，以及包含著許多邪惡的思緒等等，多半藏匿在人心最深層、也最隱密的角落裡。這些人從外相上看來，都是光明磊落的，絕不會讓人察覺他們的陰險；這樣的人縱使來到業力鏡前，也無法照出他們邪惡的一面。尤其是在北宋以後，這些心術不正的人越來越多，懂得以冠冕堂皇的話以及無比高明的理由，來巧飾自己的貪念，來合理化個人的自私行為，甚至能掩蓋一生，完全不為人知。」

為了揪出這些心懷蛇蠍的人們，諸天神明便決議，將原來的業力鏡移到左臺，用來顯現真小人的作為；再於右臺增設這一面「心鏡」，用來對付那些偽善的傢伙。當他們在面對了心鏡之後，內心



隨即洞澈透明地顯現出來，讓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內心。有人的心是歪七扭八的；有的是彎曲不直的；有的是黑鴉鴉的；有的像魚鉤；有的雜穢如糞便；有的混濁如爛泥巴；有人的心就像城堡一般，圍繞著千萬層的長牆來掩護他的齷齪；有的則像老樹盤根一般，東拉西雜、錯節貫穿；有的則遍佈著荊棘；有的如刀似劍；有的像蜜蜂毒蠍；有的如狼似虎；有的儘出現些奢侈浮華的景象；有的則是珠光寶氣的；有的甚至就現出心中正在盤算進行的勾當。看完這些人的內心，再回頭看看他們的外表，那個不是撐著一副道學家的模樣呢！想要從中找到心如明珠圓潤無瑕、或清澈潔淨如水晶的人，也不是沒有，不過就是千中選一罷了。

而我的工作就是當人們面對心鏡時，從旁記錄鏡中所顯現的一切，每三個月一次，將所記的資料送到東嶽大帝座前，作為降罪賜福的依據。至於這降罪賜福的標準，則是名氣越大，對其要求自然也就越高、越嚴；掩飾的伎倆越是精細，那麼處罰也就越重。其實只要留

心，在史冊裡也都會記載著類似的事件，來作為現代人起心動念時的警惕呀！」

書生在聽完後，深感獲益良多，便再三地向神官拜謝。之後，為紀念這一段奇妙的際遇，書生還特地請來于道光先生為自己的書齋題匾。那匾額之上沒有過多的贅述，就只有那發人深省的「觀心」二字。

〈如是我聞〉



!!!

## 四十二、自毀祖餘蔭

益都有書生。才氣飄發。頗為雋上。一日晚涼散步。與村女目成。密遣僕婦通詞。約某夕虛掩後門待生。潛蹤匿影。方暗中捫壁竊行。突火光一擊。朗若月明。見一厲鬼當戶立。狼狽奔回。幾失魂魄。次日至塾。塾師忽端坐大言曰。吾辛苦積得小陰鷲。當有一孫登第。何踰牆鑽穴。自敗成功。辛我變形阻之。未至削籍。然亦殿兩科矣。爾受人修脯。教人子弟。何無約束至此耶。自批其頰十餘。昏然仆地。方灌治間。宅內僕婦。亦自批其頰曰。爾我家三世奴。豈朝秦暮楚者耶。幼主妄行。當勸戒。不從。則當告主人。乃獻媚希賞。幾誤其終身。豈非負心耶。後再不悛。且褻爾魄。語訖。亦昏仆。並久之乃蘇。門人李南澗。曾親見之。蓋祖父之積累。如是其難。子孫之敗壞。如是其易也。祖父之於子孫如是。其死尚不忘也。人可不深長思乎。然南澗言此生終身顛頤以終。殆流蕩不返。其祖亦無如何歟。抑或附形於塾師。附形於

僕婦。而不附形於其孫。亦不附形於其子。猶有溺愛者存。故終不知懲歟。

在益都有位書生，文才並茂，且深具有上進之心。有一晚，書生見風涼怡人，便踱出門外散步。在途中，書生碰見了一位村姑，兩人竟在很短的時間內，猶如電光火石般地看對了眼；回家後，書生對村姑的情影硬是念念不忘。於是，他便派遣家中的女僕人帶個口訊給那位村姑，約定在某日的黃昏，要村姑將後門虛掩著，等候書生上門私會，一解相思之苦。

就在約定的當日，書生搭著晦暗的天色，躡手躡腳地摸著路，朝著村姑的家中前去。當書生來到門口之際，忽然被眼前莫名的火光給嚇住。那光芒在昏暗的夜裡，猶如明月一般的耀眼；剎那間，書生還發現到，就在門口處，竟站著一位面目猙獰的鬼。這幕景象讓書生嚇得是魂不附體，倉惶地逃回家中。

隔天，書生到私塾來上課時，私塾的講課先生忽然端坐起來，並且大聲說道：「我在生之時，辛苦了一輩子，好不容易才累積一些不欲人知的功德，能讓我後世的子孫，有高中金榜的才氣與福報。沒想到他竟然不懂愛惜羽毛，做出這等見不得人的醜事來。即使是我當下變身現形來嚇止他，也才保住了他免遭名落孫山的報應，然而已造成的錯誤，卻讓他的成績無法名列前茅啊！你身為私塾的授課師，接受東家以師尊之禮的供養與付託，卻無法好好來管束他，致使他淪落至此，真是氣惱我也！」說完，講課先生便自己在臉頰上，搨了幾個巴掌，隨後就昏死在地上。

就在大夥趕著灌救私塾先生之時，忽然聽到家中的女僕人一邊搨著自己的臉頰，還一邊說道：「你在我們家已經有三代之久了，還不清楚我們的家風嗎，我們家能做出這等表裡不一的事情嗎！小少爺不懂事，萌生不正當的念頭，你當下就該勸阻他；要是他不聽你的話，你也應當趕緊向老爺稟報。沒想到你不這麼做，還迎合小少爺的錯誤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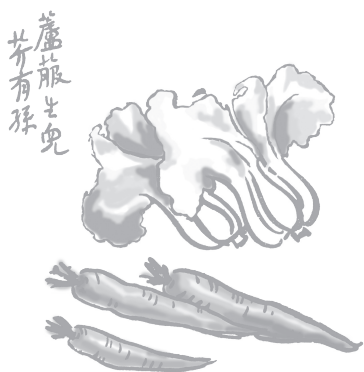
企圖從中謀取一些賞賜，眼睜睜看著小少爺險將一生的功名給毀了；你這等作為跟那些忘恩負義的人，又有何不同呢！現在給你點懲罰，日後再不悔改的話，休怪我奪了你的魂魄！」女僕人說完話後，一樣昏死在地上，經旁人搶救後才慢慢地甦醒過來。

這是我的學生李南澗親眼所見，親口所說的事。從這事件裡我們看到了，一位用心的祖父為了庇蔭後代，辛辛苦苦才累積了些功德；而身為子孫輩的人，卻是輕輕鬆鬆地便能將這些功德化為烏有。故事裡的老爺爺，對於子孫的牽掛即使是往生了也無法中斷，這確實是為人子孫的我們應當謹記的！只不過聽南澗說，這位書生在事件過後，變得越來越消沉，整個人也瘦得不成樣；一直到死都在外流蕩，不再回家。對於書生後來的演變，任憑他爺爺再有能力，恐怕也是無可奈何！

整個故事中，書生的爺爺為書生所犯下的過錯找到兩個共犯，一個是私塾先生，一個是家中的女僕人。並分別藉由他們的口，來數落

他們的疏忽，也懲罰他們的錯誤。只是這樣的懲罰，並不能有效地幫助他的孫子徹底悔悟。老爺爺沒有藉機會附身在他孫子或他兒子身上，對自己的子孫好好告誡一番，這也許是老爺爺還對子孫們存在著一份溺愛之心吧！只是這麼一來，卻也讓他的子孫們感受不到任何的責罰，而不懂該如何來反省啊！

〈姑妄聽之三〉



### 四十三、貪戀大官位

星士虞春潭。為人推算。多奇中。偶薄游襄漢。與一士人同舟。論頗款洽。久而怪其不眠不食。疑為仙鬼。夜中密詰之。士人曰。我非仙非鬼。文昌司祿之神也。有事詣南岳。與君有緣。故得數日周旋耳。虞因問之曰。吾於命理自謂頗深。嘗推某當大貴。而竟無驗。君司錄籍。當知其由。士人曰。是命本貴。以熱中削減十之七矣。虞曰。仕宦熱中。是亦常情。何冥謫若是之重。士人曰。仕宦熱中。其強悍者必怙權。怙權者必狠而愎。其孱弱者必固位。固位者必險而深。且怙權固位。是必躁競。躁競相軋。是必排擠。至於排擠。則不問人之賢否。而問黨之異同。不計事之可否。而計己之勝負。流弊不可勝言也。是其惡在貪酷上。壽且削減。何止於祿乎。虞陰記其語。越兩歲餘。某果卒。

星相專家虞春潭經常為人看相算命，尤其是他所預言的一切，幾



乎都會實現。有一回，虞先生正好在湖北襄漢一帶旅遊，與同船的一位書生相談甚歡，深具惺惺相惜之情。只是日子一久，虞先生對於這位書生在長時間裡不吃、不喝、也不休息，卻仍能保持與常人無異的狀況，感到相當的訝異。他心想：莫非這書生不是凡人，那他究竟是人，還是鬼呢？

帶著滿腹的疑問，虞先生鼓起勇氣，向書生詢問：「你究竟是何方神聖啊？」那書生回答他說：「不瞞仁兄說，在下既非仙狐、亦非鬼怪，我乃是文昌帝君座下掌管功名之神也。本有差事要到南嶽去，途經湖北與仁兄相遇，深感有緣。尤其是近日來與仁兄相談甚歡，順勢就多留了幾日，準備與仁兄盡興地談天說地。一高興，竟讓仁兄給識破了，希望沒給仁兄添煩惱啊！」

知道書生原來是司祿之神後，虞先生便接口說：「虞某真是有幸，得遇神官的厚愛。只是虞某有一事不明，想請神官明示：虞某自幼便鑽研命理星相之學，直到今日還算頗有心得。日前，曾為某人推算，

並斷言此人命中將有大富貴，但結果卻不如我所預期的。關於這件事，相信神官必能為在下開迷解惑，請神官不吝賜教啊！」

司祿之神答道：「仁兄提到的這個人，確實是有大富貴之命。只是這個人平時太熱中於追求功名利祿，導致原本註定的福份，已經給折損大半了！」

虞先生接著問道：「但追求功名利祿，本是人之常情嘛，為何要折損他如此巨大的福報呢？」

司祿之神答道：「仁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你說追逐名利乃是人之常情，這全是被那些喜好名利之人給誤導了，這些熱中名利的人將來也都不會是什麼好官的。你看看這些人，要是個性外向點的，靠近權力之後，絕對會是個倚仗權勢之人；而仗勢的人，在作風上也一定不脫心狠手辣與剛愎自用二種。至於說內斂又好名利之人，一旦讓他們靠近了權位之後，則必定會想盡辦法來維護自己的地位；而這種人的行事作風又多半是陰險深沉的。」

這些仗勢與貪戀權位之人，必定會在官場上與同僚計較是非、爭權奪利；一但有了爭奪，那麼私下的串連，彼此的排擠也就不在話下了。串連、排擠一旦產生，整個國家的用人標準將不再是取決於賢能與否，而是看這個人究竟合不自己的意思、是不是自己人；在事情的決策上頭，則不再以大局為考量，而是依照自己的喜惡以及有多大的好處來做為決策的依據。你想想，一旦整個政府或民間團體都充斥著這樣的人，都依照這樣的方式來治理與經營，長期以往，那將會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啊！

話說回來，虞兄方才所提的那個人，便是一個狂熱追求自身利益的人；因此，這人不但要被削去該有的富貴與權勢，就連自身的壽命也將一併遭到折損囉！」

從此之後，虞春潭便一直謹記著當日與司祿之神的對話。事隔二年多後，虞先生輾轉聽說那位讓他算出本有大富貴之命的人，往生了；這一切的發展，正如司祿之神當日所說的一般，分毫不差！（欒陽消夏錄五）

## 四十四、慎結來世緣

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。為同官所軋。動輒掣肘。步步如行荊棘中。性素迂滯。漸恚憤成疾。一日。鬱鬱枯坐。忽夢至一山。花放水流。風日清曠。覺神思開朗。壘塊頓消。沿溪散步。得一茅舍。有老翁延入小坐。言論頗洽。老翁問何以有病容。羅具陳所苦。老翁太息曰。此有夙因。君所未解。君七百年前。為宋黃筌。某即南唐徐熙也。徐之畫品。本居黃上。黃恐奪供奉之寵。巧詞排抑。使沈淪困頓。銜恨以終。其後輾轉輪迴。未能相遇。今世孽緣湊合。乃得一快其宿讎。彼之加於君者。即君之曾加於彼者也。君又何憾焉。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。有施必報者人之情。既已種因。終當結果。其氣機之感。如磁之引針。不近則已。近則吸而不解。共怨毒之結。如石之含火。不觸則已。觸則激而立生。其終不消釋。如疾病之隱伏。必有驟發之日。其終相遇合。如日月之旋轉。必有交會之躔。然則種種害人之術。適以自害而已矣。吾過

去生中。與君有舊。因君未悟。故為述憂患之由。君與彼已結果矣。自今以往。慎勿造因可也。羅洒然有省。勝負之心頓盡。數日之內。宿疾全除。此余十許歲時。聞霍易書先生言。或曰是衛公延璞事。先生偶誤記也。未知其審。併附識之。

羅仰山先生在禮部任職的那段時間裡，經常遭到某位同僚排擠，處處受到他的牽制與阻撓，每一天都像在荊棘中前進般難過；再加上羅先生個性較為內向沈默，在找不到適當的紓解管道之下，漸漸地竟積怨成疾了。用現代的話講，就是得了憂鬱症了。

有一天，羅先生悶悶不樂地獨坐發楞，不一會兒便昏睡入夢。夢中，羅先生走進一座山中；在那兒，有爭豔的百花與清澈的溪流，風和日麗、空氣清新、視野開闊。羅先生直覺神清氣爽，心中抑鬱不平的情緒，也頓時一掃而空。他沿著小溪，一路踏青散心，走著走著便來到一座茅屋前；有位老丈出來邀請他入內小憩一番，與他談天說

地，氣氛十分融洽。老先生隨口問道：「先生為何一副病懨懨的模樣呢？」羅先生便將官場中事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老丈。聽完後，老丈便嘆息著說道：「其實啊！這一切都是原因的，只不過是你不知箇中的原委罷了！話說七百年前，先生當時的身份是宋朝宮廷的首席畫家黃荃，而你那位同僚則是南唐的名畫家徐熙。這位徐熙的畫藝一直在黃荃之上。當南唐歸順宋朝之後，黃荃唯恐徐熙會奪走他宮廷首席畫家的地位與俸祿。於是，便想盡各種方法，在皇帝面前刻意詆毀他、排擠他，讓徐熙有志不能伸，甚至讓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之中，終於迫使他含恨而終啊！

之後，經過了幾世的輪迴，你們二位一直未曾碰頭。直到今世，這段孽緣終究還是讓二位聚在一塊了；你的同僚自然要為過去世的恩怨怨，向你討個公道啦！現在他對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過去世你對他做過的事。正因如此，老朽奉勸你一句，當你在面對這一切的困境時，也不用太怨天尤人啦！

總而言之，栽什麼種子，便收什麼果子，這乃是自然界不變的真理；給予別人怎樣的感受，別人自然要還你相同的感覺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也就是我們常說的：種什麼因，結什麼果。這樣的因緣聚合，就如同磁鐵與針一般，當它們保持著距離，是很難將它們兜在一塊的；一旦，它們縮短了距離，便會緊緊地吸附在一起，想要分離也就難了！而人與人之間所產生的怨恨，又好比是打火石蘊含引火的條件一般，不碰撞就沒事；一碰上了，那電光火石般的效應絕對會一觸即發的啊！這樣的怨恨如果沒有及早化解，那就會像病菌潛伏在身體當中，必有發病的時候。冤家終必相遇，如同日月星辰的運轉，總會有交會的一刻，不是嗎！所以說，這世上種種害人的方法，一但在別人身上操作過後，那麼早晚也都將在自己的身上，嘗試一遍的。

在過去世裡，你我有著深厚的情誼，我不忍見你鎮日鬱鬱寡歡，特來向你分析這箇中的原委，希望你瞭解，你與他前世今生的種種因緣。話說回來，既然這都是過往的業因才造成今日的局面，你也就別

再想不開了；只要記得，爾後千萬不要再造任何的惡因就好了！」

羅先生聽完老丈的一席話後，感到前所未有的暢快，並且頗有領悟；在心中積存許久的怨氣與不平，也頓時消滅了蹤影。幾天之後，竟然連長年的病痛也不藥而癒了！

這是我在十多歲時，聽霍易書先生說的故事，當時霍先生記不得這究竟是羅仰山先生還是衛延璞先生的經歷。唯恐霍先生誤記了主人翁的姓名，為求謹慎，一併將這兩位先生的名字，記載於此，以求圓滿。

〈灤陽消夏錄五〉



## 四十五、寧可信其有

世稱殤子為債鬼。是固有之。盧南石言朱言亭一子病瘵。綿悞時。呻吟自語曰。是尚欠我十九金。俄醫者投以人參。煎成未飲而逝。其價恰值十九金。此近日事也。或曰。四海之中。一日之內。殤子不知其凡幾。前生逋負者。安得如許之眾。夫死生轉轂。因果循環。如恆河之沙。積數不可以測算。如太空之雲。變態不可以思議。是誠難拘以一格。然計其大勢。則冤愆糾結。生於財貨者居多。老子曰（註）。天下攘攘。皆為利往。天下熙熙。皆為利來。人之一生。蓋無不役志於是者。顧天地生財。祇有此數。此得則彼失。此盈則彼虧。機械於是而生。恩讎於是而起。孽緣報復。延及三生。觀謀利者之多。可以知索償者之不少矣。史遷有言。怨毒之於人。甚矣哉。君子寧信其有。或可發人深省也。

民間習慣將未成年而亡的孩子稱作討債鬼，其實這樣的說法是有根據的。盧南石先生曾說：他的好友朱元亭有個身染肺結核的孩子，在他病情垂危之際，朱元亭曾聽那孩子痛苦地低語著：「都是因為你，欠我十九兩金子啊！」之後，朱元亭為挽救孩子的性命，便要醫生以人蔘來下藥，期盼能讓這孩子早日康復。等到藥熬好之後，那孩子連喝都沒喝，便往生了。那帖藥的價格正好值十九兩金子，這事就在不久前剛發生。

也許有人會這麼說：「天下之大，每一天當中有多少個早夭的小孩，要將他們全都歸納是前來討債的，這種說法恐怕不夠周延吧！」其實在生死輪迴與因果循環的定律之下，這些事情正猶如恆河沙的數量一般，不勝枚舉；而每一件的起因與結果，也如同天空中的彩雲一般，有著無法捉摸的型態。要將這些事情完全套在某個傳說之上，的確是很難無懈可擊的。

縱觀整個人世間的因緣聚合，在人與人之間容易產生怨恨，造成

過失的又是以金錢、財物的糾紛居多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！因此，在史記貨殖篇的序裡頭提到：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（註）。可見在人世間裡，能不看重錢財的人，還真是少之又少啊！只是換個角度來看，天底下的錢財不就這麼多嘛！這一邊獲得的，就是另一邊所失去的；這一頭豐盈了，另一頭自然會虧損。這樣的循環，不斷規律性地出現，這其中帶來了恩情，也帶來了仇恨。這些因禍而起的惡緣與詛咒，這一世平衡不了，自然會延續到不可知的未來時空。所以只要看到謀取利潤的人是那麼多，就知道討債的人肯定也不少！

太史公司馬遷說過：「懷抱著極端恨惡的人實在太多啦！」因此，身為現代人當抱持著寧可信其有的想法，藉以來規範自己。即使不然，總也該將這些故事，拿來做為啟發與反省的借鏡吧！

〈灤陽消夏錄五〉

（註）該句應當出自史記貨殖篇之序中。老子曰者，疑有誤。

## 四十六、勇猛精進懺

白衣菴僧明玉。言昔五臺一僧。夜恆夢至地獄。見種種變相。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。其夢彌甚。遂漸至委頓。又一老宿曰。是必汝未出家前。曾造惡業。出家後。漸明因果。自知必墮地獄。生恐怖心。以恐怖心造成諸相。故誦經彌篤。幻象彌增。夫佛法廣大。容人懺悔。一切惡業。應念皆消。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。汝不聞之乎。是僧聞言。即對佛發願。勇猛精進。自是宴然無夢矣。

白玉庵有一位法號明玉的出家人，據他說：從前在五臺山有一位出家眾，夜寢之時，經常夢見自己墮入地獄，看見自己變成了受刑人的模樣。有位長者便教這位法師，以更精進、更專心的態度來深入經藏，勤修佛學；法師依長者的指示進行，只是夜裡夢見地獄的情況，卻不減反增，讓這位法師感到相當的沮喪與失志，整個人便越來越消

沉。

另一位長者知道事情的原委後，便對法師說：「這一定是你在未出家之前，曾造過一些罪業，如今你出家了，對因果輪迴、生死大事，有了相當程度的認知。於是，在你的潛意識裡便浮現出將墮地獄的恐懼心；而這些恐懼的因素，便是造成你在夢境中看見種種景象的原因。所以，當你愈是精進，這此幻像便愈是強烈。其實佛法是無邊廣大的教育法則，對於每個人能真誠懺悔，是無不包容、無不寬恕的。任何人只要懂得反省過錯，懂得起懺悔之心，即使有再大的罪業，也都能在當下，消除殆盡的。法師難道忘了那『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』的道理了嗎！」

法師在聽完長者的分析之後，便立即在佛前真誠地發願求懺悔，從此更是在佛學的領域中努力不懈、企求進步；從那夜起，這位法師的夜晚只有安詳平靜的殊勝，過去那些惡夢，便再也沒出現過了！

〈灤陽消夏錄四〉

## 四十七、先人念後輩

又佃戶何大金。夜守麥田。有一老翁來共坐。大金念村中無是人。意是行路者偶憩。老翁求飲。以罐中水與之。因問大金姓氏。並問其祖父。惻然曰。汝勿怖。我即汝曾祖。不禍汝也。細詣家事。忽喜忽悲。臨行。囑大金曰。鬼自伺放燄口求食外。別無他事。惟子孫念念不能忘。愈久愈切。但苦幽明阻隔。不得音問。或偶聞子孫熾盛。輒躍然以喜者數日。群鬼皆來賀。偶聞子孫零替。亦悄然以悲者數日。群鬼皆來唁。較生人之望子孫。殆切十倍。今聞汝等尚溫飽。吾又歌舞數日矣。回顧再四。丁寧勉勵而去。先姚安公曰。何大金蠢然一物。必不能偽造。斯言聞之。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生。

據佃農何大金說：某夜，他獨自一人留守在麥田時，有一位老先生走來與他同坐。大金對老先生並不熟悉，直覺他並非村子裡的人；

心想：他大概是走累了，順道過來休息的吧！老先生開口向大金要水喝，大金便從水罐中倒給他。那位老先生還隨口問了大金的姓氏，接著也問起了大金他祖父的情況。大金一一回答之後，就看到老先生帶著略微哀傷的表情說道：「你別害怕，其實我是你的曾祖父，我來並非要加禍於你的，請你別擔心！」隨後，他又更仔細地詢問了目前家中的狀況，而大金也一五一十地回覆老先生的問題；在這一來一往的問答中，就看到那位老先生，邊問、邊聽之際，還不時露出時而高興、時而憂傷的表情。

臨走之前，老先生對著大金說：「我們這些已往生的鬼魂，在守候放燄口的法會之際，除了想多取得一些食物之外，對於其他的事情多半不會關心。唯獨，對後代的子孫們還有一份無法割捨的親情，而且往生越久，這樣的牽掛也就越濃。只是礙於陰陽兩隔，無法前來探視家人。因此，只要偶而能獲知子孫們興旺的消息，總能讓我們的心情雀躍上好幾天，連其他的鬼魂們也都能感受到這份喜悅，前來道賀；

當然啦，要是聽說子孫們凋零無依，則會連著憂愁悲傷好幾天，那時其他的鬼魂們則會前來慰問。總而言之，我們這些往生的人企盼後代子孫安好的心情，其實是比活著的人還要多上幾十倍呢！就以我來說吧，今天從你這兒獲知家中的成員個個都過得很好的消息，這份欣喜的心情，又足夠讓我與其他鬼魂們高興地歌舞上好幾天了呢！」

當老先生向大金告別之時，還依依不捨地回顧了好幾次，並且還再三地叮嚀後才離去。

父親曾就這件事情說道：何大金並不是一個機靈狡猾的人，相信這件事絕不是他所能胡謔的。因此我覺得，這個故事絕對能讓世間上的每一個人，在實踐慎終追遠的美德之時，有著更踏實、更深刻的感動與體悟吧！



## 四十八、靈牛報怨記

臨清李名儒言。其鄉屠者買一牛。牛知為屠也。縋不肯前。鞭之則橫逸。氣力殆竭。始強曳以行。牛過一錢肆。忽向門屈兩膝跪。淚涔涔下。錢肆惻之。問知價錢八千。如數乞贖。屠者恨其犟。堅不肯賣。加以子錢。亦不許。曰此牛可惡。必割刃而甘心。雖萬貫不易也。牛聞是言。蹶然自起。隨之去。屠者煮其肉於釜。然後就寢。五更自起開釜。妻子怪不回。疑而趨視。則已自投斧中。腰以上與牛俱糜矣。凡屬生物。無不畏死。不以其畏而憫惻。反以其畏而恚憤。牛之怨毒。加尋常數等矣。厲氣所憑。報不旋踵。宜哉。

聽臨清的李名儒說過：他們村子裡有個屠夫買了一頭牛，那牛兒知道被屠夫買去，便要面臨著被宰殺的命運，所以牛兒不願意跟那屠夫走，便在原地與屠夫僵持了起來；任憑那屠夫如何鞭打，牛兒也只

是在原地閃躲，怎麼也不肯往前走。就這樣，一直到牛兒氣力放盡後，才被屠夫連拖帶拉地弄走。

當他們來到一座錢莊的門口時，那牛兒突然屈著雙膝對著錢莊跪了下來，還流下涔涔的淚水。錢莊的主人看到後直覺相當不忍，便向屠夫詢問他買牛的價錢；屠夫告知是以八千的價錢所買下的，錢莊的主人隨即拿出八千要買下牛兒。由於屠夫痛恨這牛兒在整個過程中不配合的行徑，堅持不肯將牛兒賣給錢莊的主人；即使錢莊的主人出再高的價錢，那屠夫就是不賣。還惡狠狠地說：「這頭可惡的牛，我一定要親手將他刺死，以消我心頭之恨。」牛兒在聽完屠夫這一番話後，立刻站了起來，隨著屠夫離去。

回去之後，屠夫馬上把牛兒給殺了，並在大鍋中烹煮著，處理完這頭牛隻後，才回房去睡覺。隔日五更時，那屠夫起身去看鍋中的牛肉，過了很久，那屠夫一直沒有再回來。屠夫的妻子直覺奇怪，便到廚房來探視。一到廚房，屠夫的妻子便驚訝地發現到，那屠夫竟然埋

身在烹煮牛肉的大鍋裡頭，腰部以上也全都與鍋中的牛肉混煮在一起了。

舉凡世間所有的生物，沒有不畏懼死亡的。屠夫不能以惻隱之心來憐憫牛兒的畏懼，反而因牛兒畏懼的表現而產生了更大的憤怒；其結果，便是接受了牛兒超乎尋常的仇恨回應。在這股怨氣的驅使之下，那屠夫也接受了最即時、也最嚴重的報應。

我想，讓那位屠夫獲得如此的下場，應該，不會太過份吧！

〈槐西雜志三〉

## 四十九、靈牛報恩記

先叔儀南公。常見屠者許學。牽一牛。牛見先叔跪不起。先叔贖之。以與佃戶張存。豢之數年。其駕耒服轅。力作較他牛為倍。然則恩怨之間。物猶如此。人可不深長思哉。

我的叔父說：他曾在路上遇見屠夫許學正牽著一頭準備宰殺的牛；牛兒見到叔父後，隨即屈膝跪在地上不起來。叔父看了直覺不忍心，便將這頭牛兒給買了下來，交由家中的佃農張存來使喚。

據叔父的轉述，在他畜養這頭牛的那幾年裡，這牛兒不管是在農忙或是在負重拖車等工作上，總是比其他的牛隻來得更盡心、更賣力。

由此可知，對於所謂「受人點滴，當湧泉以報」的道理，就連牲畜都能終身不悖；何況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，又豈能不深刻反省，

並將其視為做人處事準則！



〈槐西雜誌三〉

## 五十、禍福惟自招

王西侯言。曾與客作郁四。夜行淮鎮西。倦而少憩。聞一鬼遙呼曰。村中賽神。大有酒食。可共往飲啖。眾鬼曰。神筵那可近。爾勿造次。呼者曰。是家兄弟相爭。叔姪互軋。乖戾之氣。充塞門庭。敗徵已具。神不享矣。爾輩速往。毋使他人先也。西侯素有膽。且立觀其所往。鬼漸近。樹上繫馬皆驚嘶。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。不知其詣誰氏也。夫福以德基。非可祈也。禍以惡積。非可禳也。苟能為善。雖不祭。神亦助之。敗理亂常。瀆祀以冀神佑。神其受享乎。

王西侯說：有一回他與朋友郁四夜遊到淮鎮西郊，疲倦之時，便

在路旁的樹下稍做休息。這時，忽然聽見有個鬼魂大聲地吆喝著：

「喂！各位好兄弟啊！村子裡頭有人正在祭神，有吃又有喝的，咱們趕緊前往大快朵頤一番吧！」其他的鬼魂回答說：「你別亂來了！那可

是祭神的酒席，豈是我們這種遊魂所能去的。」先前吆喝的鬼魂接著說：「祭神，算了吧！你沒看到那戶人家經常上演著兄弟鬩牆、叔姪相互排擠的戲碼，彼此之間的衝突與鬥爭真夠嗆的了。那股不和諧的氣氛充滿在整個屋子裡頭了，早就現出衰敗的徵兆啦！哪還會有神明想到那兒去接受他們的供養嘛！別再遲疑了，咱們再不趕快去享受的話，那可是要被別人捷足先登囉！」

王西侯一直是個有膽識的人，聽完遊魂們的對話之後，他便站起來查探個究竟。他發現到，當那些遊魂漸漸往他們這兒靠近時，綁在樹旁的馬匹皆受到驚嚇而嘶吼不已。隨後就看到一團團黑濛濛的霧氣從其他的方向離去。當下，王西侯也看不清他們究竟是要到誰家去「作客」了。

話說回來，所謂的福報是需有德行來作為基礎，才能累積的，絕不是無端求神福佑就能獲得；而災禍則是在壞事上頭堆砌出來的，也不是隨便就能消除化解的。因此，只要能經常做善事、修德行，即使

不常祭拜天地神祇，依然能獲得神明的護佑；反之，若經常做出敗壞倫理、擾亂綱常的人，用這般輕慢不誠之心來祭拜，便期待神明能給予保佑，各位想想看，神明又怎麼可能接受這種人的祈求與供養呢！

（槐西雜志三）



THEY ARE THE EYES OF EQUALS  
—TURGENIEV—



## 五十一、亡父懲生兒

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。惟一子嬰疾甚劇。葉天士診之曰。脈現鬼證。非藥石所能療也。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。至半夜。陰風颯然。壇上燭光俱黯碧。道士橫劍瞑目。若有所睹。既而拂衣竟出曰。妖魅為厲。吾法能祛。至夙世冤愆。雖有解釋之法。其肯否解釋。仍在本人。若倫紀所關。事干天律。雖籙章拜奏。亦不能上達神霄。此崇乃汝父遺一幼弟。汝兄遺二孤姪。汝蠶食鯨吞。幾無餘瀝。又熒熒孩稚。視若路人。至飢飽寒溫。無可告語。疾痛奇癢。任其呼號。汝父茹痛九原。訴於地府。冥官給牒。俾取汝子以償冤。吾雖有術。祇能為驅鬼。不能為子驅父也。果其子不久即逝。後終無子。竟以姪為嗣。

吳惠叔說道：在他們鄉裡有戶大宅人家，主人只有一個兒子。那孩子卻受疾病困擾，性命垂危；為挽救兒子的性命，主人特別去請葉

天士前來看診。葉天士在看過他兒子的情況後說道：「這孩子所呈現的脈象並非尋常的疾病，也不是世間上任何的藥物所能醫治的，您還是趕緊另請高明吧！」

隨後，主人請上方山的道長來家中設壇，要為兒子消災除病。當日夜裡，陰風陣陣吹來，祭壇上的燭火全都透出了暗青色的光芒；道長獨自一人站在祭壇上，手裡橫著桃木劍，閉目沉思，彷彿在與什麼人對話似的。不一會兒，道長便很生氣地走下祭壇，並對著宅子的主人說道：「再厲害的妖魔鬼怪，貧道都有把握能將他們除去；就算是現世中所造成的冤孽仇恨，只要確認當事人的決心，還是有解決的辦法；至於，違反基本的倫常綱紀，等於觸犯了天條律法，即使貧道使出道教中最神秘的祝禱儀式，仍無法扭轉上天的旨意啊！」

有關貴公子之所以會患此病痛，這全是你的罪過！當年，你父親曾有一位年幼的弟弟，而你的兄長曾也留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；沒想到你竟在父親往生之後，不但不照顧他們，還吞沒了他們所擁有的家

產，連基本的生活費都不留下，害得這些孩子陷入孤苦無依的境地。你對待他們的態度，就像對待陌生人一般無情，眼看著他們挨餓受凍、患病受苦，終日哀嚎求救，你仍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。你的老父親在九泉之下，眼睜睜地看你用這種禽獸不如的手法來對待自己的親人，真是悲痛萬分啊！於是，你父親便到陰司衙門去控告你的罪狀，冥官在瞭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，便發給你父親一紙索命的文件，要他來拘拿貴公子的性命，作為這筆冤債的賠償！貧道雖不才，確實能為人們來驅鬼除魔；然而在這件事情上，就算貧道再厲害，也沒辦法為你這個忤逆的兒子，驅離銜怨而來的親生父親啊！」

不久，大宅主人的兒子便往生了；從那之後，宅子的主人也一直無法再添任何的子嗣。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只好將自己的姪兒過繼到名下來，等著他百年之後，得以來繼承他龐大的家產！

〈灤陽消夏錄六〉

## 五十二、不變的真理

外祖雪峰張公家奴子王玉。善射。嘗自新河攜鹽租返。遇三盜。三矢仆之。各唾面縱去。一日。弓矢夜行。見黑狐人立。向月拜。引滿一發。應弦飲羽。歸而寒熱大作。是夕繞屋有哭聲。曰我自拜月練形。何害於汝。汝無故見殺。必相報恨。汝未衰。當訴諸司命耳。數日後。窗稜上鏗然有聲。愕眙驚問。聞窗外語曰。王玉。我告汝。我昨訴汝於地府。冥官見籍。乃佑汝過去生中。負冤訟辯。我為刑官。陰庇私黨。使你理直不得申。抑鬱憤恚。自刺而死。我墮身為狐。此一矢所以報也。因果分明。我不怨你。惟當日違心枉拷。尚負汝笞掠百餘。汝肯發願免償。則陰曹肖籍。來生拜賜多矣。語訖。似聞叩額聲。王叱曰。今生債尚不了了。誰能索前生債耶。妖鬼速去。無擾我眠。遂寂然。世見作惡無報。動疑神理之無據。烏知冥冥之中。有如是之委曲哉。

外祖父家中有位神射手級的家僕，名叫王玉。有回，他前往新河鎮收取鹽租，在返程的途中，遭遇三個強盜的埋伏；王玉取出隨身攜帶的弓箭連的三發，讓這三名盜匪分別中箭，應聲倒地；在王玉的訓斥之後，三個人才慚愧地離去。

有天夜晚，王玉攜帶弓箭在路上行走，發現有隻黑狐狸，竟學人站立，一直朝著月亮叩拜；王玉沒多想，拉起弓搭箭便向黑狐狸射去；這一箭不但射中狐狸，連箭尾都沒入狐狸的身軀裡。這力道之大，可見一般。

之後，王玉生了一場怪病，一會兒發冷，一會兒喊熱的。當天夜晚，王玉聽見屋子的四周傳來一陣陣的哀號聲，那聲音對王玉說道：「我向月亮朝拜修行，既不傷害你，更無干擾你；你竟無故將我射殺，這個仇我非報不可。雖然無法親手取你性命，但我一定會前往陰曹地府，在各級陰司判官前，告你一狀，為自己申冤，你等著瞧吧！」

又過幾天之後，王玉的窗前再度傳來一陣怪聲。王玉在驚視之餘，便高聲問誰，就聽見窗外答道：「王玉，我告訴你，昨天我在陰曹地府，將你對我所做的恨事向判官們申訴，判官隨即查閱因果冊籍，發現你過去世，曾受了不白之冤，向官府申訴，當時我身為刑官，卻與他人私下妥協，害得你有冤申不得，導致你心情憂悶，無法紓洩，最後竟以死來尋求解脫。今生，我投胎作狐狸遭你射死，便是當初的報應。因此，我來是想告訴您有關這件事，我不會怪您，也無從怪您。種什麼因，受什麼果，這可是怨不得人的。只不過在當時，我除了不幫你申冤之外，還曾藉機將你嚴刑拷打，到目前還虧欠你好幾百下的鞭笞；我特來求您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原諒我前世的無知，別再向我索償。只要你親口答應，陰曹地府會將你我的因業一筆註銷；我來生也必定會報答你的大恩大德的。」說完話後，隨即傳來的是陣叩頭聲。於是王玉便大聲地罵道：「這輩子的債就夠我受的了，誰還有心思去管前世的債啊！去！去！去！去！你們這些怪東西快滾，別再來

打擾我的清夢了！」說完話後，四周隨即恢復了深夜的寧靜。

有時，人們常會覺得在世間上，做壞事的人不見得會有報應，為此甚至還懷疑是天理不彰。其實身為凡人的我們，並不具備有洞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能力，那又怎麼可能完全明白每件事情背後的真相，以及那些在冥冥之中持續彰顯的道理與定律呢！

〈如是我聞〉



